歲時廣記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歲時廣記

(三)

陳元靚編

歲時廣記卷二十七

七夕中

乘浮槎

張茂先博物志舊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上者。每年八月。見浮槎來不失期。心[illegible]異之。候其復來。乃賫一年糧乘之。十餘日。猶見日月星風。自後茫然。亦不覺晝夜。忽至一處。有城郭屋舍甚盛。遙望宮中。有婦人織。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說與來意。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矣。不及登岸。復乘槎還家。徑入蜀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牛宿。計其年月日。正是此人到天河也。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乃引博物志。直謂張騫乘槎。宗懍不知何據。趙璘因話錄亦嘗辨此事。杜甫詩云。乘槎斷消息。無處問張騫。又查上似張騫。似亦誤也。東坡七夕詞云。乘槎歸去。成都何在。萬里江濤蕩漾。與君各賦一篇詩。留織女鴛鴦機上。又詩云。豈如乘槎天女側。獨倚雲機看織紗。山谷詞云。待乘槎仙去。若逢海上白頭翁。共一訪癡牛騃女。

得機石

荆楚歲時記。漢武帝令張騫使大夏尋河源。乘槎經月而去。至一處。見城郭如官府。室內有一女織。又見一丈夫牽牛飲河。騫問曰。此是何處。答曰。可問嚴君平。織女取擿機石與騫而還。後至蜀問君平。君平曰。

某年月日。客星犯牛女。所得搘機石。爲東朔所識。按騫本傳及大宛傳。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爲匈奴所留。十餘歲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並無乘槎至天河之謂。而宗懔乃傳會以爲武帝張騫之事。又益以搘機石之說。藝苑雌黃云。今成都嚴眞觀有一石。呼爲支機石。相傳云。漢君平留之。予寶歷中下第還家。於京師道次。逢宮差遞夫舁張騫槎。先在東都禁中。今準詔索有司取進。不知眞何物也。宋之問明河篇云。明河可望不可親。安得乘查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查與槎同。支與搘同。）劉禹錫七夕詩云。機罷猶安石。橋成不礙查。杜子美詩云。聞道尋源使。從天北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又陳無己七夕詩云。早晚望夫能化石。盡分人世作支機。

賜壽考

神仙感遇傳。郭子儀。華州人也。初從軍沙塞間。因入京催軍食。回至銀州數十里。日暮。忽風沙斗暗。行李不得隨。入道旁空屋中。藉地將宿。既夜。忽見左右皆有赤光。仰視空中。忽見輜車綉幄。中有美人。坐床垂足。自天而下。俯視子儀。子儀拜祝云。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長壽富貴。女笑曰。大富貴。亦壽考。言訖冉冉昇天。猶視子儀。良久而隱。子儀後立功貴盛。威望烜赫。大曆初。鎭河中。疾甚。三軍憂懼。公謂御醫及幕賓王延昌、孫宿、趙惠伯、嚴郢曰。吾此疾自知未便衰殞。因話所遇之事。衆皆稱賀忻悅。其後拜太尉尚書令。尚父。年至九十而薨。

乞富貴

風土記。七月七日。其夜灑掃庭除。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祈請何鼓、織女。言此二星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或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陳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後方得言之。頗有受祚者。歐陽永叔詩云。奕奕天河光不斷。有人正在長生殿。蔡持正七夕詩云。焚香再拜穿華線。候得神光白氣飛。

祈恩霈

天寶遺事。明皇與妃子。每七夕往華清宮遊宴。時宮女陳瓜果酒饌。列於庭中。祈恩牛女。又各捕蜘蛛閉小盒中。至曉開視。以驗得巧之多少。民間爭效之。杜子美詩云。蛛絲小人態。結綴瓜果中。

去窶拙

柳柳州文集乞巧文云。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且拜且祈。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何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窶拙。手目開利。組紃縫製。無滯於心焉。柳子曰。吾亦有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再拜而進曰。臣有大拙。智所不化。毀所不攻。威不能遷。寬不能容云云。

丐聰明

歲時雜記。七夕。京師諸小兒各置筆硯紙墨于牽牛位前。書曰。某乞聰明。諸女子致針綫箱笥於織女位

前書曰某乞巧。

益巧思

吳淑祕閣閒談蔡州丁氏精於女工。每七夕。禱以酒果。忽見流星墜庭中。明日。於瓜上得金梭一枚。自是巧思益進。

留寶枕

墨莊冗錄。太原郭翰。少有清標。姿度秀美。善談論。尚草隸。當暑。乘月臥庭中。時有微風。稍聞香氣。翰甚怪之。仰視空中。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豔絕代。光彩溢目。衣玄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雲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翰整衣巾拜謁曰。不意眞靈迥降。願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之織女。久無主對。而佳期阻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許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曰。非敢望也。乃所願也。女敕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丹穀之幬。施水晶玉華之簟。轉回風之扇。宛若清秋。乃攜手升堂。解衣共寢。並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膩體柔肌。深情密態。妍豔無匹。欲曉辭去。自後夜夜往來。情好轉切。翰戲之曰。牽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使知之。不足爲慮。因相與談論星辰躔度。列宿分位。翰遂洞曉之。後將至七夕。忽爾不來。數夜方至。翰問曰。牽郎相見樂乎。笑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期運當爾。非有他故。況一年一度相會。爭如今日夜夜相逢。君毋猜忌。又問曰。卿來何遲。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經一年。忽一夜悽惻流涕。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使當永

訣。以七寶枕留贈曰。明年此日。當奉書音。翰報以玉環一雙。騰空而去。及期。遣侍女奉書函至。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末有詩二首。其一云。河漢雖云闊。三秋尚有期。情人知有意。良會在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締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亦謝以詩曰。人世將天上。由來不可期。誰知一回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霄漢裏。空有往來魂。是歲。太史奏織女星失度無光。翰官至御史。

授釵鈿

陳鴻長恨傳。唐玄宗在位。以聲色自娛。宮中萬數。無悅目者。駕幸華清宮。上心油然。恍若有遇。詔高力士潛搜外宮。得宏農楊元琰女子於壽邸。既笄矣。鬢髮膩理。纖穠中度。舉止閒冶。別疏湯泉。詔賜澡瑩。既出水。體弱力微。若不任羅綺。光彩煥發。轉照動人。上不勝悅。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以導之。定情之夕。授金釵鈿合以固之。明年。册爲貴妃。半后服用。冶容敏詞。婉孌萬態。與上行同輦。止同宮。宴專席。寢專房。雖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曁後宮才人。樂府妓女。使天子無顧盼者。民謠云。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又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爲門楣。人心羨慕如此。天寶末。安祿山引兵向闕。以討楊妃爲辭。玄宗幸蜀。道次馬嵬。六軍徘徊不進。當時敢言者。請以貴妃塞天下之怒。上知不免。反袂掩面。使牽貴妃而去。就絕於尺組之下。肅宗受禪。大駕還都。尊玄宗爲太上皇。每春花秋月。天顏不怡。適有方士楊妃外傳云。方士即楊通幽也。自蜀而來。知上皇心念楊妃。自言有李少君術。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竭精索之。不至。又遊神馭氣。旁求四虛。極天涯。跨蓬壺。有洞戶東向。署曰玉妃太眞院。方士抽簪扣扉。有雙鬟應門。復入。俄

有碧衣侍女繼至。詰所從來。方士稱唐天子使者。且致其命。碧衣云。玉妃方寢。請少待之。頃間。碧衣延入。且曰。玉妃出見。一人冠金蓮。披紫綃。佩紅玉。曳鳳舄。左右侍者七八人。揖方士。問皇帝安否。次問天寶十四年已還事。言訖惘然。指侍女取金釵鈿合。各折其半。授使者曰。爲謝上皇。謹獻是物。尋舊好也。方士受辭與信。將行。色有不足。玉妃因徵其意。復前跪致辭。乞當時一事不聞於它人者。驗於上皇。不然。恐鈿合金釵。負新垣平之詐也。玉妃茫然退立。若有所思。徐而言曰。昔天寶十載。侍蹕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秦人風俗。夜張錦繡。陳飲食。樹花燔香於庭。號爲乞巧。宮掖間尤尚之。時夜始半。休侍衞於東西廂。獨侍上。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爲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此獨君王知之耳。因自悲曰。由此一念。又不復居此。當墮下界。且結後緣。或天或人。決再相見。好合如舊。使者還奏。皇心嗟悼久之。餘見唐史。白居易作長恨歌云。臨別殷勤重寄詞。詞中有誓兩心知。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後人又作伊州曲云。金雞障下胡雛戲。樂極禍來漁陽兵起。鸞輿幸蜀。玉環縊死。馬嵬坡下塵滓。夜對行宮皓月。恨最恨春風桃李。洪都方士念君縈繫妃子。蓬萊殿裏覓尋。太眞宮中睡起。遙謝君意。淚流瓊臉。梨花帶雨。髣髴霓裳初試。寄鈿合共金釵。私言徒爾。在天願爲比翼同飛。居地應爲連理雙枝。天長與地久。唯此恨無已。

化士金

夷堅乙志。起居注。南安軍南康縣民陽大明葬父於黃公坑山下。結廬墓側。所養白雞爲貍捕去。藏之石

穴。次夕。雷震石粉碎。貍死焉。人以爲孝感。値七夕。有道人至廬所。見之。歎其純孝。指架上道服曰。以是與我。當有以奉報。大明與之無靳色。道人解腰間小瓢。貯衣其中。瓢口甚窄。而衣入無礙。俄取案間小黑石拊摩之。噓呵卽成紫金。又變藥末爲圓劑。以授大明。大明謝曰。身居貧約。且在父喪。不敢覬富壽也。道人益奇之。探瓢取道服還之曰。聊試君耳。題詩椽間曰。陽君眞確士。孝行動穹壤。皇上憐其艱。七夕遣回往。逸巡藥頑石。遺子爲饋享。子旣不我愛。吾亦不汝強。風埃難少留。願子志勿爽。會當首鼠記。靑雲看反掌。遂別去。鄉人聞者。競觀之。題處去地幾丈許。始以淡墨書。旣而墨色粲發。字體飛動。皆疑其神仙云。時紹興十三年也。里胥以事聞於縣。縣令李能一白郡守上諸朝。明年。詔賜帛十疋。令長吏以歲時存問之。

運水銀

提要錄。元豐六年。呂吉甫守單州。聞天慶觀七月七日有異人過焉。索筆書二詩。其一云。野人本是天台客。石橋南畔有住宅。父子生來只兩口。多好歌坐不好拍。其二云。四海孤遊一野人。兩壺霜雪足精神。坎離二物全收得。龍虎丹行運水銀。時呂守之壻余中在傍。釋之曰。天台客。賓也。石橋洞也。兩口呂字也。歌而不拍。乃吟詩也。吟此詩者。其呂洞賓乎。後篇乃是詩題耳。

飧松柏

孫眞人枕中記。採松柏法。嘗以三月四月採新生松葉。可長三四寸。幷花蘂取。陰乾細搗爲末。其柏葉取深山谷中。採當年新生可長三二寸者。陰乾細搗爲末。用白蜜和丸。如小豆大。常以月一十五日日未出

時。燒香東向。手持藥八十一丸。以酒下。服一年。延一十年命。服二年。延二十年命。欲得長肌肉。加大麻三勝。欲心力壯健者。加茯苓人參。此藥除百病。益元氣。滋五臟六腑。清明耳目。強壯不衰老。延年益壽神驗。用七月七日露水丸之更佳。服時乃咒曰。神仙眞藥。體合自然。服藥入腹。天地齊年。咒訖服藥。斷諸雜肉五辛切忌。愼之。

餌松實

林氏傳信方。七月七日。取松實。過時卽落難收。去木皮。搗如膏。每服如雞子大。日三服。能絕穀。久服昇仙。渴卽飲水。勿食他物。服及百日。身輕。三百日。日行五百里。又法。搗爲膏。酒調下三錢。亦可以煉丁松脂同服之。劉向列仙傳。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屈原九歌山鬼章云。飲石泉兮蔭松柏。

服柏子

千金方。七月七日。採柏子。治服方寸匕。日三四。又云。一服三合。久服亦辟穀。令人不老。張華博物志云。嵩嶽不得食。細切柏葉。水送下。隨人能否。以不飢爲度。此葉苦。不可嚼也。老杜詩云。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

取菖蒲

千金方。七月七日。取菖蒲酒服三方寸匕。飲酒不醉。好事者服而驗之。不可犯銕。若犯銕。令人吐逆。治人

好忘。久服聰明益智。

折荷葉

太淸諸草木方。七月七日。採蓮花七分。八月八日。採蓮根八分。九月九日。採蓮實九分。陰乾搗篩治服方寸匕。令人不老。

和桃花

韋氏月錄。七月七日。取烏雞血。和三月三日桃花末。塗面及遍身。三二日肌白如玉。此是太平公主法。曾試有驗。

曬槐汁

圖經本草。按爾雅槐有數種。葉大而黑者名櫰槐。晝合夜開者名守宮槐。葉細而靑綠者但謂之槐。其功用不言有別。四月五月開花。六月七月結實。治五痔。七月七日。採嫩實擣取汁。銅器盛之。日煎令可作丸。大如鼠屎。內竅中。三易乃愈。補絕傷火瘡婦人乳瘕子藏急痛。千金方。銅器盛置高門上曝二十已上日。卻煎令成膏。作丸如前法。又云。神方主痔。

煎苦瓠

千金方。七月七日。生苦瓠中白絞取汁一合。以醋一升。古文錢七箇浸之。微火煎減半。以沫內眥中。大治眼暗。

摘瓜蒂

本草。瓜蒂苦寒有毒。主大水。身面四肢浮腫。下水殺蠱毒。食諸果病在胸膈腹中。皆吐下之。生嵩高平澤。七月七日採陰乾。陶隱居云。瓜蒂多用早青瓜蒂。此云七月採。便是甜瓜蒂也。

剪瓜葉

淮南子。七月七日午時。剪生瓜葉七枚。直入北堂中。向南立。以拭面靨。卽當滅矣。

拾麻花

外臺祕要。治瘰癧。七月七日。拾麻花。五月五日。收艾葉。二件作炷。於癧上灸百壯。

蒸麻勃

千金方。七月七日。用麻勃一斗。眞人參二兩。末之。蒸令氣遍。夜欲臥。酒服一刀圭。盡知四方之事。本草云。麻蕡一名麻勃。此麻花上勃勃者。七月七日採良。

種天草

圖經本草。景天草生太山谷。今南北皆有之。人家多種於中庭。或以盆植於屋上。云以辟火。故又謂之愼火草。春生苗。似馬齒而大。作層而上。莖脆。夏中開紅紫花。秋後枯死。神農本草云。景天草一名愼火。一名戒火。一名救火。七月七日採陰乾。

乾藍草

千金方。解諸藥毒散。七月七日。取藍陰乾。搗和水服方寸匕。日三服。中毒者。春燕毛二枚和水二升服之。差。

吞小豆

韋氏月錄。河圖記。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吞一七。女吞二七。令人畢歲無病。

食海藻

本草。海藻一名落首。一名薄。七月七日。採曝乾。生深海中及新羅。海人取藻。正在深海底。以繩繫腰沒水下。得則旋繫繩上。孟詵云。海藻起男子陰氣。常食消男癆。北人不宜食。

收公寄

本草云。丁公寄味甘。主金瘡痛延年。一名丁父。生石間。蔓延木上。細葉大枝赤莖。實大如碩黃。有汁。七月七日採。按陳藏器云。丁公寄卽丁公藤也。

塗守宮

淮南子畢萬術。七月七日。採守宮陰乾爲末。井花水和。塗女身。有文章似丹砂。塗之不去者不淫。去者有姦。

帶蛛網

千金方。七月七日取蛛網一枚。著衣領中。勿令人知。則永不忘也。又曰華子云。蛛網七夕朝取食之。令人

巧。去健忘。

採蜂房

本草。露蜂房有毒。主驚癎。一名蜂腸。一名百穿。一名蜂勅。生山谷。七月七日採陰乾。又圖經云。古今方書治牙齒傷多用之。七月七日採。

捉螢火

本草。螢火無毒。生明目。小兒火瘡。一名夜光。七月七日取陰乾。藥性論云。螢火亦可單用治盲眼。

捕丹戩

本草云。丹戩味辛。主心腹積血。一名飛龍。生蜀郡。如鼠婦。青股赤頭。七月七日捕採。又云。七月七日採黃蟲。療寒熱。生地上。味苦。赤頭長足有角羣居。

燒赤布

淮南子畢萬術。赤布在戶。婦人留連。注云。取婦人月事布。七月七日燒灰置楣上。卽不復去。勿令婦人知之。

歲時廣記卷二十八

七夕下

食仙桃

漢武帝內傳。帝好神仙之道。元封元年正月甲子。登嵩山。起道宮。齋居禱祠。以求神應。至四月戊辰。帝方御宴殿。時東方朔及董仲君在側。忽有一女子來。語帝曰。聞子輕四海之祿。訪道求生。屢禱山川。似可教者。從今日始。清齋不交人事。七月七日。王母當暫至也。言訖。女子忽不見。帝問東方朔何人。朔曰。乃西王母紫蘭宮女。常傳命往來人間。帝於是登眞臺。齋戒存道。至七月七日。灑掃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躬監香果。爲天官之饌。帝乃盛服至于階下。勅內外謐寂。以候仙官。二更之後。忽見西南如白雲起。驩趨陛。須臾王母乘雲輦而降。帝問寒暄畢。王母自設天廚。以仙桃飼帝。復召上元夫人與帝同宴。因授以五岳眞形圖及靈光經。夫人亦以六甲靈飛十二事授帝。至明。王母與夫人同乘而去。

請仙藥

漢武帝故事。七月七日。上御承華殿齋正中。忽有青鳥從西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何鳥也。朔曰。此西王母欲降。以化陛下。上乃施帷帳。燒貝末香。香遞兜率國所獻。塗宮門。香聞百里。是夕漏七刻。西方隱隱若雷聲。有頃。王母乘雲車而至。玉女馭母。戴七勝。青氣如雲。上拜請不死之藥。母曰。帝滯情不盡。慾心尚多。

不死之藥。未可致也。東方朔於朱雀牖中竊視。母曰。此兒好作罪過。久被斥逐。然原心無惡。尋當得還。母出桃七枚。自啖二枚。以五枚與帝。帝留核欲種。母曰。此桃三千年一結子。非下土所種之物。

乘白鶴

總仙記。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一云吹簫。作鳳凰鳴。遊伊洛間。遇道士浮邱公。接子喬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於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駐山頭。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搖瑟鳳吹笙。乘雲鼓氣吸日精。吸日精。長不歸。秋山冷露沾君衣。李太白鳳笙歌云。仙人十五愛吹笙。學得崑邱彩鳳鳴。始聞鍊氣殄金液。復道朝天赴玉京。玉京迢迢幾千里。鳳笙去去無窮已。綠雲紫氣向函關。訪道因尋緱氏山。莫學吹笙王子晉。一遇浮邱斷不還。司馬溫公緱山引云。王子吹笙去不還。當時舊物唯緱山。山深樹老藏遺廟。春月秋花空自閒。東坡七夕詞云。緱山仙子。高情雲渺。不學癡牛騃女。鳳簫聲斷月明中。舉手謝時人去。又詩云。蕭然王郎子。來自緱山陰。云見浮邱伯。吹簫明月岑。按寰宇記。緱山在明州。其地有祠在焉。鄭工部文寶題緱山王子晉祠一絕云。秋陰漠漠秋雲輕。緱氏山頭月正明。帝子西飛仙馭遠。不知何處夜吹笙。

跨赤龍

列仙傳。陶安公者。迺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術。一朝野火燄上。紫色衝天。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有朱雀

躍出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日龍來。安公乘之。東南而上。邑中數萬人預共送之。皆與辭訣。

駕羽車

王氏神仙傳。王遠、字方平。舉孝廉。除郎中。學通五經。尤明天文圖讖。逆知盛衰吉凶。棄官入山修道。遇太上老君。賜七轉靈符。爲摠眞仙人。漢桓帝連徵不出。但題宮門四百餘字。皆說方來之事。帝惡之。使削去。愈削而愈明。後東遊括蒼山。過蔡經家。蔡小民耳。而骨相當仙。語經曰。汝氣少肉多。當爲尸解。因授其法。後經沒。失尸十餘年。忽還語家曰。七月七日。王君當來。其日可多作飲食。以供從官。其日經家備甕器。作飲食百餘斛。羅布庭中。王君果來。乘羽車。駕五龍。前來麾節幡旗導從。威儀奕奕。金鼓簫管人馬之聲。如大將軍焉。須臾。引見經及經家兄弟。經父母。私問經曰。王君是何神人。復居何處。經曰。常在崑崙山。經來所到。則山海之神。皆來拜謁。

謁嶽廟

廣異記。趙郡李湜。以開元中謁華岳廟。過三夫人院。忽見神女。悉是生人。邀入寶帳。備極好洽。三夫人迭與結懽。言終而出。臨訣謂湜曰。每年七月七日至十二日。岳神當上計於天。至時相迎。不宜辭讓。今者相見。亦是其時。故得盡歡。自爾七年。每遇其日。奄然氣盡。家人守之。三日方悟。說云。靈帳璀錯。綺席羅薦。搖月扇以輕暑。曳羅衣而縱香。玉珮清冷。香風斐亹。候湜之至。莫不笑開星曜。花媚玉顏。敘離思則涕零。論

新懽則情洽。三夫人皆其有也。混才偉於器。尤爲所重。各盡其歡情及還家。莫不惆悵嗚咽。延景惜別。混既悟。形體流決。輒病旬日而後可。有術者見混云。君有邪氣。爲書一符佩之。後雖相見。不得相近。三夫人一姓王。一姓杜。罵云。混無行。帶符何爲。小夫人姓蕭。恩意特深。涕泣相顧。誡混三年勿言之。非獨損君。亦當損我。混問以官。答云。合進士及第。終小縣令。皆如其言。

授寶玉

唐寶記。開元中。有李氏者。棄俗爲尼。號曰眞如。天寶元年七月七日。有五色雲氣自東方來。集戶外。雲中引手。不見其形。以囊授眞如曰。汝宜寶之。愼勿言也。後祿山亂作。眞如流寓楚州。肅宗卽位元年。忽見二皂衣人引至一所。城闕壯麗。侍衞嚴肅。引者謂之曰。此化城也。城有複殿。一人碧衣寶冠。號爲天帝。復有二十餘人。衣冠亦如之。呼爲諸天。命眞如進。側。既而諸天相謂曰。下界喪亂日久。當何以救之。內一天曰。莫若以神寶厭之。又一天曰。常用第三寶。今沴氣方盛。恐不足以勝之。須用第二寶。天帝曰。然。遂命出寶以授眞如曰。汝往令刺史崔侁進達於天子。前所授汝小囊。有寶五段。人臣可得見之。今此八寶。惟王者可見。汝愼勿易也。乃具以寶名及所用之法授之。翌日。眞如以寶詣縣。縣以其事聞之於州。刺史崔侁遣從事盧恒訊之。恒至。召眞如。欲臨以法。眞如曰。上帝有命。誰敢廢墮。乃以囊中前授五寶示恒。其一曰元黃天符。形製如笏。黃玉也。其二曰玉雞。毛文悉備。其三曰穀璧。逼璧有粟粒文。其四曰王母玉環二枚。恒曰。玉信玉矣。安知寶乎。眞如乃移寶向日照之。其光皆射日。望之無盡。恒歸以狀白侁。又具報節度崔圓。

圓徵眞如詣府。欲歷視。眞如曰。不可。圓固強之。眞如不得已。又出後段八寶示圓。其一曰如月珠。大若雞卵。置之堂中。明如皎月。其二曰紅鸞。大如巨栗。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其三曰琅玕珠。形製如環。其四曰玉印。大如半掌。其五曰皇后採桑鉤二枚。細曲若筋。其六曰雷公石二枚。形如斧。膩若青玉。八寶置之日中。則白氣連天。措之陰室。則神光如月。其所厭勝之法。眞如祕之。圓欲錄奏。眞如曰。天帝已命崔侁事爲若何。圓乃以事屬侁。侁遂遣恒隨眞如上進。肅宗視寶。召代宗曰。汝自楚王爲皇太子。今寶獲于楚州。天祚汝也。宜保愛之。代宗拜受。卽日改元爲寶應。號眞如曰寶和。自後兵革漸偃。年穀豐登。皆寶之瑞也。

寫符經

集仙錄。驪山姥不知何代人也。李筌號達觀子。好神仙之道。常歷名山博採方術。至嵩山虎口巖石室中。得黃帝陰符經本。緘之甚密。題云。大魏眞君二年七月七日上清道士寇謙之藏諸名山。用傳同好。其本糜爛。筌抄讀數千遍。竟不曉其義。後入秦至驪山下。逢一老母。神狀甚異。路旁見遺火燒樹。因自語曰。火生於木。禍發必尅。筌驚問曰。此黃帝陰符上文。母何得而言之。母曰。吾受此符。已三元六周甲子矣。（三元一周。百八十年。六周一千八十年。）少年從何而知之。筌遂具告得符之由。因請問玄義。母曰。陰符者。上清所祕。玄臺所尊。理國則太平。理身則得道。非獨機權制勝之用。乃大道之要樞。豈人間之常典耶。此書凡三百餘言。一百言演道。一百言演法。一百言演術。上有神仙抱一之道。中有富國安民之法。下有強兵戰勝之術。皆自天機。

合乎神智。觀其精智。則黃庭八景。不足以爲玄。察其至要。則經傳子史。不足以爲文。較其巧智。則孫、吳、韓、白。不足以爲奇。一名黃帝天機之書。非奇人不以妄傳。違者奪紀二十。每年七月七日。寫一本藏之名山。可以加算。出三尸下九蟲。祕而重之。當傳同好耳。此書至人學之得其道。賢人學之得其法。凡人學之得其殃。識分不同也。言訖。謂筌曰。日已晡矣。觀子若有飢色。吾有麥飯。相與爲食。袖中有一瓢。令筌于谷中取水。水既滿。瓢忽沈泉中。旋至樹下。失母所在。但於石上得麥飯數升。食之。因絕粒。注陰符經。著太白經。筌後官至節度。入山訪道。不知其終。

獲銅鏡

博異志。金陵陳仲躬於洛陽清化里假居。宅有古井。屢溺人。仲躬雖知。亦無所懼。月餘。隣有取水女子。每來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溺死。仲躬異之。間窺於井。見水影中一女子。年狀少麗。粧飾依時。仲躬凝睇之。則以紅袂掩面微笑。仲躬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不顧而退。忽清旦有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漢朝絳侯居於此。遂穿此井。即有毒龍居之。好食人血。自漢以來。殺三千七百人矣。妾乃國初方墮于井。遂爲龍驅使。爲妖誘人。供龍所食。情非本願。近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回。君子誠能命匠淘井。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終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不致知。言訖。便失所在。仲躬即命匠入井。戒之曰。但見異物即收之。唯得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七分。仲躬令洗淨安置匣內。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

後。忽見元穎直造燭前。拜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一。第七者也。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茗所墮。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獲重見人間。然明晨望君子急移出此宅。將辭去。仲躬遽留之。問曰。汝安得有紅綠脂粉狀乎。對曰。某變化無常。非可具述。言訖。卽無所見。仲躬從其言而徙之。後三日。古井頓崩。延及堂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居官要事必知。皆鏡之助也。鏡背有二十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之曰。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萬世。鏡鼻四面題云。夷則之鏡。

得金缶

宣室志。河東人李員居長安。元和夏初。一夕。忽聞室西隅有聲。纖遠不絕。俄而又聞有歌者。音韻泠泠然。員往聽之。其詞曰。色分藍葉青。音比磬中鳴。七月初七日。吾當示汝形。員心異之。明日。命僮僕窮索。了無所見。是夕。再聞如初。後至七月六日。夜雨甚。積其堂之北垣。明日。於積處又聞其聲。員驚而視。於垣下得一金缶。形製奇古。叩之。聲韻極長。隱隱然如有篆文。卽命滌去塵蘚讀之。乃崔子玉座右銘也。然竟不知爲何代所製者。

詢前程

夷堅甲志。孫九鼎、字國鎭。忻州人。政和癸巳。居太學。七夕日出。訪鄉人段浚儀于竹柵巷。沿汴北岸而行。忽有金紫人。騎從甚都。呼之于稠人中。遽下馬曰。國鎭久別安樂否。細視之。乃姊夫張牧也。指街北一酒

肆曰。可見邀于此少從容。孫曰。公富人也。豈可令窮措大置酒。曰。我錢不中使。遂坐肆中。飲啗自如。少頃。孫方悟其死。問之曰。公死已久矣。何爲在此。我見之。得無不利乎。曰。不然。君福甚壯。乃說死時及孫爲葬之事。無不知者。且曰。去年中秋過家。見嫂姊輩飲酒自若。並不相顧。我憤恨。傾酒壺擊小女以出。孫曰。公今在何地。曰。見爲皇城司注祿判官。孫喜。卽詢前程。曰。未也。此事每十年一下。尙未見姓名。恐多在三十歲以後。官職亦不卑下。孫曰。公平生酒色甚多。犯婦人無月無之。焉得至此。曰。此吾之迹也。凡事當察其心。苟心不昧。亦何所不可。語未畢。有從者入報曰。交直矣。張乃起偕行。指行人曰。此我輩也。第世人不識之耳。至麗春門下。與孫別曰。公自此歸。切不得回顧。顧卽死矣。公今已爲陰氣所侵。來日當暴下。愼毋喫他藥。服平胃散足矣。既別。孫始懼甚。到竹柵巷見段君。段訝其面色不佳。沃之以酒。至暮歸學。明日大瀉三十餘行。服平胃散而愈。後連蹇無成。在金國十餘年。始狀元及第。爲祕書少監。

變牛婦

夷堅丙志。信州玉山縣塘南七里店民謝七妻。不孝於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秔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得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秔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娘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辱罵。僧堅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歸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卽脫以授之。婦反覆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爲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稍稍成牛。其夫走

報婦家。父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生聖子

漢武帝故事。景帝嘗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生子。可名爲彘。王氏夢日入懷。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杜甫詩云。猗蘭奕葉光。注云。奕葉猶累世也。

誕皇后

西漢后妃傳。竇皇后。觀津人也。少小頭禿。不爲家人所齒。時遇七夕夜。皆看織女。獨不許后出。忽有神光照室。爲后之瑞。

賞神童

閩川名士傳。林傑、字智周。幼而聰明秀異。言發成文。年六歲。請舉童子。時父肅爲閩府大將。性樂善。尤好聚書。當時名公。多與之交。及有是子。益大其門。廉使崔侍郎于亟興遷職。鄉人榮之。傑五歲從父謁唐中丞扶。唐命子弟延入學院。時會七夕。堂前乞巧。因試之乞巧詩。傑援筆曰。七夕今宵看碧霄。牽牛織女渡河橋。家家乞巧望秋月。穿盡紅絲幾萬條。唐公曰。眞神童也。

傷賢婦

蕙畝拾英。資陽士人妻崔氏。其夫坐事被竄遠地。後因七夕。作詩以寄之曰。月鈎輝影透珠幃。雅稱人間七夕期。織女牽牛猶會遇。始知天與夢相違。

曬腹書

世說曰。晉郝隆七月七日見鄰人皆曝衣物。隆乃曝腹於庭中。人問之。答曰。我曬腹中書耳。杜子美七夕詩云。腹中書籍幽時曬。肋後醫方靜處看。

曝布褌

竹林七賢論。阮咸、字仲容。與叔父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南阮貧。七月七日。法當曝衣。北阮庭中爛然。莫非綈錦。咸時方總角。乃以長竿標大布犢鼻褌。曝于庭中。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東坡七夕詩云。不用長竿矯繡衣。南園北第兩參差。

宜導引

正一旨要。道家每歲有五臘。七月七日乃道德臘日。其日。玉帝校定生人骨髓枯盛。學業文籍。名宦隆替。可以謝罪請益神煞。超度先亡。及導引攝理。舒展筋骨。不可伐樹破石。食啖酸鹹。乘騎臨險。

市藥物

楊文公談苑。益州有藥市。期以七月七日。四遠皆集。其藥物名品甚衆。凡三日而罷。好事者多市取之。淳化中。有右正言崔邁任陝路轉運使。邁苦病。集有拍枕。乃令齎萬錢市藥百餘品。各少取置枕中。周環鑽穴。以徹其氣。臥數月。得癩病。眉鬚盡落。投江水死。說者以爲藥力薰蒸。發骨節間成疾。

感舊念

麗情集。愛愛楊氏本錢塘倡家女。年十五尙垂鬟。性喜歌舞。初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他調。七月七日。泛舟西湖。採荷香。爲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攜潛遁。旅於京師二年。逞爲父捕去。不及與愛愛別。後傳逞已死。愛愛亦感疾而亡。其小婢錦兒。常出其故繡手藉香囊繡履等示人。皆郁然如新。

占穀價

百忌歷。七日大雨。糴倍貴。小雨。大貴。

歲時廣記卷二十九

中元上

呂原明歲時雜記曰。道家以七月十五日爲中元節。作齋醮之會。道經云。中元日大宜崇福。與佛家解夏同日。

朝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立聖祖廟。三元節。州長吏率在城官朝謁。

設神位

唐書王縉傳。七月望日。內道場造設盂蘭盆。綴飾鏤琲。所費百萬。又設高祖以下七聖神位。備幡節龍率衣冠之制。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城內外。分詣諸道佛祠。鐃吹鼓舞。奔走相屬。是日立仗。百官班光順門。奉迎導從。歲以爲常。

作大獻

道經。七月十五日中元日。地官校閱。搜選人間。分別善惡。諸天聖衆。普詣宮中。簡定刼數人鬼簿錄餓鬼囚徒。一時俱集。以其日作元都大齋獻。於玉京山採諸花果異物。幡幢寶蓋。精膳飲食。獻諸聖衆。道士於其日夜講誦老子經。十方大聖。高詠靈篇。囚徒餓鬼。一切飽滿。免於衆苦。悉還人中。若非如斯。難可拔贖。

行禪定

盂蘭盆經。目連見亡母在餓鬼中。以鉢盛飯。往餉其母。食未入口。化成火炭。遂不得食。目連大叫。馳還白佛。佛言。汝母罪重。非汝一人奈何。當須十方衆僧威神之力。至七月十五日。當爲七代父母。見在父母。厄難中者。具百味五果。以著盆中。供養十方大德。佛勅衆僧。皆爲施主呪願七代父母。行禪定意。然後受食。是時目連母得脫一切餓鬼之苦。目連白佛。凡弟子孝順者。亦應奉盂蘭盆可否。佛言大善。故後代人因此廣爲華飾。以至刻木割竹飴蠟剪綵鏤縵。模花果之形。極工妙之巧。竇氏音訓云。天竺所謂盂蘭盆者。乃解倒懸之器。言目連救母飢厄。如解倒懸。故謂之盂蘭盆。今人遂飾食味於盆中。亦誤矣。

召眞聖

道藏經。七月十五日。迺太上老君同元始天尊會集。福世界信行國土。元壽觀中大會說法。召十方天帝神仙眞聖之日。

禮空王

韓愈直諫表。近聞陛下七月十五日幸安國寺。禮空王。以爲崇福施信。示天下仁心。

講道經

明皇實錄。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羣公咸就觀禮焉。

誦仙書

修行記。七月中元。乃大慶之月。長齋誦度人經。則福上世。身衛神仙。按度人經云。七月長齋。誦詠是經。身得神仙。諸天書名。黃籙白簡。削死上生。

說妙法

眞武經。爾時元始天尊於龍漢元年七月十五日。於八景天宮上元之殿。安祥五雲之坐。與三十六天帝。斗極眞人。無量飛天大神。玉童玉女。侍衞左右。一時同會。振動法音。天樂自響。大衆忻然。咸聽天尊說無上至眞妙法。

供寺院

荆楚歲時記。七月十五日。僧尼道俗。悉營盆供諸寺院。按孟蘭盆經云。有七葉功德。並幡花歌鼓果食迎送。蓋由此。

進蘭盆

唐六典。中尚署七月十五日進孟蘭盆。

拜表章

正一旨要。七月十五日。中元。九地靈官神仙兵馬無殃數衆。名山洞府。神仙兵馬。同下人間。校戒罪福。大宜拜表上章。祈恩謝過。

解結夏

正法眼藏。眞淨和尙解夏示衆云。有問話者麽。乃以拂子擊禪床云。天地造化。有陰有陽。有生有殺。日月照臨。有明有暗。有隱有顯。江河流注。有高有下。有壅有決。明王治化。有君有臣。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佛法住世。有頓有漸。有權有實。有結有解。乃喝云。結也四月十五。十方法界。是聖是凡。若草若木。以拂子左邊敲云。從這裏一時結。擧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解也七月十五。十方法界。若草若木。乃聖乃凡。以拂子右邊敲云。從這裏一時解。擧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麽。乃喝云。祇如四月十五日已前。七月十五日已後。且道是解是結。擧拂子云。摠在拂子頭上。還見麽。

周法歲

荆楚歲時記。四月十五日。乃法王禁足之辰。釋子護生之日。僧尼以此日就禪刹結夏。又謂之結制。蓋長養之節。在外行恐傷草木蟲類。故九十日安居。至七月十五日解夏。又謂之解制。經云。四月十五日坐樹下。至七月十五日爲一歲。又曰法歲。又圓覺經云。若經首夏三月安居。山谷詩云。忽憶頭陀雲外客。閉門作夏與僧過。韋蘇州詩云。安居同僧夏。淸夜諷道言。大慧禪師結夏上堂語云。一年一度結。只是這箇事。何須更多說。踢著稱槌硬似鉄。

請茶會

歲時雜記。解夏受歲。事見諸經。不可備擧。近世唯禪家解結二會最盛。禮信畢集。施物豐夥。解結齋畢。長少番次召諸僧茶會。諸寮互會茶十餘日乃畢。

祈福壽

龍城錄。金山雙溪北有仙洞。中有三十二室。凡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隱跡於此。莫知所終。道士蕭至立所記也。俗傳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州人以祈福壽。

托母胎

後漢書。佛以癸丑七月十五日托生於淨土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

化雲龍

宣室志。故唐安太守盧元裕。嘗以中元日設幡幢像。置盂蘭盆於其間。俄聞缶中有唧唧之聲。元裕視之。見一小龍。纔寸許。蜿蜒可愛。以水沃之。忽長數尺。須臾。有白雲自缶中起。其龍隨雲而去。

念眞詮

報應記。張政、邛州人。唐開成三年七月十五日。暴亡三日。唯心上暖。初見四人來捉。行半日。至大江。闊甚。約深三尺許。細看盡是膿血。便小聲念金剛經。使者色變。入城。見胡僧長八尺餘。罵使者。何得亂捉平人。盡皆驚拜。及領見王。僧與王對坐。曰。張政是某本宗弟子。被妄領來。王判放去。見使者皆著大枷。僧自領政出城。謂之曰。汝識我否。我是須菩提。乃知是持經之力。再三禮拜。僧曰。弟子合眼。僧以杖一擊。不覺失聲乃活。

歸舊姬

麗情集。進士趙嘏家於浙西。有姬纖麗。嘏甚惑之。洎預計偕。將攜西上。爲母氏阻而不行。且留鶴林寺。值中元齋會。居人仕女競遊賞之。趙姬亦往。浙帥窺之。乃強致去。因爲掩有。嘏知之。亦無奈何。明年登第。乃以一絕箴之曰。寂寞堂前日又曛。陽臺去作不歸雲。當時聞說沙吒利。今日青娥屬使君。浙帥得詩不自安。乃遣歸。

感仙叟

續玄怪錄。杜子春者。周隋間人。少落魄。縱酒浪遊。資生蕩盡。方冬。衣破腹空。徒行長安。日暮未食。飢寒之色可掬。仰天長吁。俄有老人前問曰。君子何嘆。子春言其心。老人袖出一緡曰。給子今夕。明日午時。俟子於西市波斯邸。及時子春往。老人與錢百萬。不告姓名而去。子春既富。蕩心復熾。二年而盡。去馬而驢。去驢而徒。復無計。自嘆於市門。發聲而老人至。握其手曰。吾將復濟子幾緡。明日午時來前期處。子春忍媿而往。得錢一千萬。錢既入手。縱適如故。不四年間。貧過昔日。復遇老人於故處。子春負愧。掩面而走。老人牽裾問之。因與錢三千萬。曰。此而不悛。則子貧往膏肓矣。子春曰。感叟深惠。唯叟所使。老人曰。來歲中元日。見我于老君祠雙檜下。子春及期而往。老人方嘯于檜陰。遂相與同登華山雲臺峯。室屋嚴潔。堂中有藥鑪。紫焰光發。玉女環立左右。龍虎分據前後。日已將暮。老人黃冠絳帔。持丹三丸。酒一巵。遺子春食訖。戒曰。愼勿言語。萬苦皆非眞實。一念吾言。安心無懼。老人適云。而千乘萬騎。叫聲震天。有一人稱大將軍。

拔劍直入堂中。叱問姓名。催斬爭射之。聲如雷。子春不對。俄猛虎毒龍。狻猊蝮蛇。爭欲搏噬。子春神色不動。既而風雨雷電。水深丈餘。瞬息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將軍復引牛頭獄卒。置大鑊湯。當心又置鑊中。又不應。因執其妻于前。鞭箠流血。斫炙燒射。寸寸剉之。妻號哭曰。得君一言。卽全性命。子春竟不言。將軍曰。此賊妖術已成。勑左右斬之。頓魂魄見閻王。王曰。此乃雲臺峯妖民。押付獄中。於是鎔銅鉄杖。碓搗磴磨。火坑鑊湯。刀山劍樹之苦。無不備嘗。然心念老人之言。似亦可忍。竟不呻吟。王曰。此人陰賊。令作女人。配生王縣丞家。容色絕代。而口啞。親戚侮之。終不對。進士盧珪慕其容而娶之。恩情甚篤。生一男。聰慧無敵。抱兒與言。終無辭。盧大怒曰。爲妻所鄙。安用其子。乃持兩足。以頭撲於石上。血濺數步。子春愛生於心。不覺失聲云。噫。噫聲未息。身坐故處。老人亦在前。已五更矣。見紫焰穿屋。大火四合。屋室俱焚。老人嘆曰。悞予如是。子之心。喜怒哀懼惡欲。皆能忘也。所未臻者。愛而已。使子無噫聲。吾之藥成。子亦上仙矣。嗟乎。吾藥可重鍊。而子之身猶容世界。指路使歸。嘆恨而去。

遇神嫗

傳奇。貞元中。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煒往觀之。見丐嫗。因蹴覆人酒甕。當壚者毆之。煒脫衣代償其価。異日嫗來告煒曰。謝子脫難。吾善炙。今有少艾奉子。不獨愈苦。兼獲美豔。煒後遊海光寺。遇僧贅生於耳。試出炙之。一炷而愈。僧感之。謂曰。貧道無以奉酬。此山下有任翁者。亦有此疾。君能療之。當獲厚報。請爲書導之。煒至。亦一炷而愈。翁以十千謝煒。因留之數日。煒素善絲竹。聞堂

前彈胡琴。詰家童。知爲翁之愛女。因請琴彈之。女潛聽有意焉。翁家事鬼。曰獨神。每三歲。必殺一人祭之。時求人未獲。翁遽負惠。欲中夜殺煒爲饗。女潛出告之。煒恐。攜艾破戶急遁。俄失足墜巨穴中。及曉。視穴中有白蛇盤屈長數丈。吻亦有贅。煒欲療之。以無燭不遂。忽有延火飄入。煒因出艾炙之。贅應手墜地。蛇乃吐珠徑寸。意若酬煒。煒不受。但以歸計禱之。蛇乃咽其珠。蜿蜒將有所適。煒遂跨蛇而去。行可數里。抵一石門。煒謂已達人世。入戶。但見一室空闊。中有帳帷器玩琴瑟之屬。煒取琴彈之。俄有小青衣出。笑曰。玉京子送崔郎至矣。遂卻走入。須臾有四女皆垂鬟髻而出。謂煒曰。崔子何得擅入皇帝玄宮。煒捨琴問曰。皇帝何在。女曰。暫赴祝融宴爾。女命煒就榻再彈。酌醴傳觴。煒乃叩求歸計。女曰。幸且暫駐。少頃。羊城使者當來。可以隨往。然皇帝已配田夫人。令奉箕帚。夫人卽齊王之女。便可相見。遂命侍女召夫人。夫人辭以未奉帝詔不至。逡巡有日影入坐。煒舉首見一穴隱隱然覩人間天漢。俄有一白羊自空冉冉而下。背有一丈夫。執大筆。兼封一青竹簡。上有篆字。女酌醴飲使者曰。崔子欲歸番禺。願爲挈往。使者許諾。女曰。皇帝有勅。令與君陽燧珠。有胡人具十萬緡易之。遂取珠授煒。煒曰。煒不曾謁帝。何賦遣如是。女曰。帝感君先人之惠。故爾。乃命侍女書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千歲荒臺隨路隅。一章太守重椒塗。因君拂拭意何極。報爾佳人與明珠。女復謂煒曰。中元日須蛺於廣州蒲澗寺。吾輩當送田夫人至。煒告別。欲躡羊背。女曰。知有鮑姑艾。可留少許。煒留艾而去。瞬息出穴。遂失使者與羊所在。煒至舍。已三年。乃抵波斯邸鬻珠。有老胡人見之曰。此我大食國陽燧珠也。昔南越王趙佗。使異人盜歸番禺千載矣。君必入彼墓中

來。不然。安得斯寶也。煒以實告。胡人具十萬緡易之。後有事於廣州城隍廟。忽見神像有類使者。入覩神筆上有細字。乃女所題。是知羊城卽廣州城。而廟有五羊焉。及登越王臺。覩先人詩云。越井崗頭松柏老。越王臺上生秋草。古墓多年無子孫。野牛踐踏成官道。乃詢其主者。主者曰。徐大夫紳感崔侍御詩。故有此粉飾爾。後將及中元。煒遂於蒲澗僧室竢之。夜半。果四女送田夫人至。煒遂與夫人歸家。詰夫人曰。既是齊王女。何以遠配南越。夫人曰。某遭越王虜爲嬪御。王崩。因以爲殉。又問昔四女曰。俱當時爲殉者。又問鮑姑曰。鮑靚女葛洪妻也。多行炁道於南海。又問呼蛇爲玉京子何也。曰。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故號之也。煒後絜室訪道。不知所適。

歲時廣記卷三十

中元下

獻先祖

皇朝東京夢華錄。中元節先數日。京都市井賣冥器。靴鞋幞頭帽子金犀假帶五綵衣服。以紙糊架子。盤街出賣。潘樓幷州東西瓦子亦如七夕。要鬧處亦賣果食種生花果之類。及印賣尊勝經、目連經。又以竹竿斫成三腳。高三五尺。上織燈窩之狀。謂之盂蘭盆。掛搭冥錢衣服在上焚之。以獻先祖。

祭父母

歲時雜記。律院多依經教作盂蘭盆齋。人家大率卽享祭父母祖先。用瓜果楝葉生花花盆米食。略與七夕祭牛女同。又取麻穀長本者。維之凡案四角。又以竹一本分爲四五足。中置竹圈。謂之盂蘭盆。畫目連尊者之像插其上。祭畢。加紙幣焚之。魏國公韓琦家祭式云。近俗七月十五日有盂蘭盆齋者。蓋出釋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違衆而忘親。今定爲齋享。

拜新墳

東京夢華錄。京師城外有新墳者。卽往拜掃。禁中亦出車馬詣道者院謁墳。本院官給祠部十道。設大會。焚錢山。祭軍陣亡歿。說孤魂道場。

設素食

錢狀元家世範。近世以七月十五日爲燒衣節。蓋本浮屠之說。不足依據。然佛老宮祠。所在有之。亦祖考平生游息更衣之地。因設素食於此燒之。理亦可行。

告秋成

東京夢華錄。中元前一日。卽賣楝葉。享祀時鋪襯桌面。又賣麻穀窠兒。亦繫在桌子脚上。乃告祖先秋成之意。十五日。供養祖先素食。纔明。卽賣穄米飯。巡門叫賣。亦告成之意也。穄米乃黃稷米也。或謂之黃烏兒飯。以供佛祭親。

論時務

開元遺事。明皇在便殿。甚思姚元崇論時務。七月十五日。苦雨不止。泥濘盈尺。上令侍御者擡步輦召學士來。時元崇爲翰長。中外榮之。自古急賢待士帝王如此者。未之有也。

休假務

嘉泰事類假甯格。三元各假三日。前後各一日。又假甯令云。諸假皆休務。三元前後日准此。又軍防格云。中元節。諸軍作教一日。

罷觀燈

歲時雜記。開寶元年。詔中元張燈三夜。唯正門不設燈。上御寬仁樓。太平興國四年。詔下元依中元例。張

燈三夜。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觀燈。

禁採魚

唐百官志河渠令。三元日非官祠不採魚。三元者。上元、中元、下元也。

收萍草

本草。水萍無毒。以沐浴。生毛髮。久服輕身。一名水花。一名水白。一名水蘇。瑣碎錄云。七月十五日。取赤萍。用箕盛曬乾爲末。遇冬雪寒水調三錢服。又用漢椒末擦身上則熱。高供奉採萍時。日歌云。不在山。不在岸。採我之時七月半。選甚癱風與緩風。小微風都不算。豆淋酒內下三丸。鉄幞頭上也出汗。

拾聖柰

洽聞錄。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聖柰。大如盞。歲以爲常。

取佛土

四時纂要。七月十五日。取佛座下土。著臍中。能令人多智。厭火災。博異志。元和中。內侍劉希昂將遇禍。七月十五日日中。忽有一紅衣女人獨行至門。曰。緣遊看去家遠。暫借後院盤旋可乎。希昂令借之。勅家人領過。姿質甚分明。良久不見出。遂令人覘之。已不見。希昂不信。自往觀之。無所有。唯有一火柴頭在廁門前。家屬相謂曰。此乃火災欲起也。必須覓術士鎮厭之。當鎮厭之日。火從廚上發。燒半宅且盡。至冬。希昂忤憲宗。遂族誅。

感詐鬼

夷堅丁志。撫州南門黃柏路居民詹六、詹七。以接鬻縑帛爲生。其季曰小哥。嘗賭博負錢。畏兄箠責。徑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眞以爲死矣。會中元盂蘭齋。前一夕。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嘆於外者。母曰。小哥眞死矣。今來告我。取一紉錢祝曰。果爲吾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當求冥助於汝。少焉。陰風肅肅。類有人探而出之者。母兄失聲慟。亟呼僧誦經拔度。無復望其歸矣。後數月。忽從外來。伯兄曰。鬼也。取刀將逐之。仲遽抱之曰。未可。稍前諦視。問其死生。弟曰。本懼杖而竄。故詣宜黃受傭。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爲鬼所詐云。

除蟒妖

玉堂閒話。南中有選仙場。在峭崖之下。其絕頂有洞穴。相傳爲神仙之窟宅也。每年以中元日拔一人上昇。學道者築壇於下。至時則遠近冠帔咸萃於斯。備科儀。設醮齋。焚香祝禱七日。而後衆推一人道德最高者。嚴潔至誠。端簡立於壇上。餘皆慘然訣別而退。退卽遙頂禮瞻望之。於時有五色祥雲。徐自洞門而下。至於壇場。其道高者。冠衣不動。合雙掌躡祥雲而上昇。觀者靡不涕泗。健羨望洞門而作禮。如是者不可枚數矣。有道高合選者。忽來中表間一比邱。自武都山相與話別。比丘懷雄黃一斤許贈之曰。道中唯重此藥。請密置於腰腹之間。愼勿遺失之。道高者甚喜。遂懷而昇壇。至時。果躡雲而上。後旬餘。比丘從崖傍攀緣造其洞。見一大蟒蛇腐爛其間。前後上昇者。骸骨山積於巨穴之間。蓋五色雲者。蟒毒氣。常呼吸

此無知道士充其腹哀哉

見故夫

夷堅乙志。成都人承信郎王祖德。紹興三十一年來臨安。得監邛州作院。既之官矣。聞虞幷甫以兵部尚書宣諭陝西。卽求四川制置司檄。以稟議爲名。往秦州上謁。未及用。以歲六月客死於秦。虞公遣卒護其柩。且先以訊報其家。王氏卽日發喪哭。設位於堂。既而柩至。蜀人風俗重中元節。率以前兩日祀先。列葷饌以供。及節日。則詣佛寺爲盂蘭盆齋。唯王氏以有服。但用望日就几筵辦祭。正行禮未竟。一卒抱胡床從外入。汗流徹體。曰。作院受性太急。自秦州兼程歸。凡四晝夜抵此。將至矣。俄而六人舁一轎至。亦皆有悴色。轎中人徑升於堂。據東榻坐。乃祖德也。呼其妻語曰。欲歸甚久。爲虞尙書苦留。近方得脫。行役不勝倦。傳聞人以我爲死。欲壞我生計。爾當已信之。妻曰。向接虞公書。報君歿於秦。靈輛前日已至。何爲爾。始笑曰。汝勿怖。吾實死矣。吾聞家中議賣宅。宅乃祖業也。安得貨。吾所寶黃筌郭熙山水。李成寒林。凡十軸。聞已持出議價。吾下世幾何時。未至窮乏。何忍遽如是。吾思家甚切。無由可歸。今日以中元節冥府給假。故得暫來。然亦不能久。又呼所愛婢子。恩意周盡。是時一家如癡。不能辨生死。忽靑烟從地起。跬步不相識。烟止。寂無所見。

會鬼妃

傳奇。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遊廣陵。遂之建業。賃舟抵白沙。同載有靑衣。年二十許。濬問姓氏。對曰。幼芳

姓趙氏。亦往建業。每艤舟。濬卽買酒同飲。多說陳、隋閭事。濬或諧謔。卽斂衽正色。及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謝曰。數日承君深顧。自嫌陋拙。不足奉懽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酬。中元必遊瓦官閣。此時當爲君類會一神仙中人。況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約至時某候於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濬誌其言。中元日。決遊瓦官閣。士女闐咽。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欄悲嘆。濬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乃曰。幼芳之言不謬耳。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閣梨院。請君至彼。濬喜而往。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濬遂併與美人敍寒暄。僧進茶果。少頃而謂濬曰。今日幸接言笑。妾家在青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幼芳後來。濬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濬前行。可數里方至。有女童數輩。秉燭迎入內室。環坐。繼邀孔家娘子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幸同傾觴。少頃而至。濬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屠世謬當後主眷顧。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幼芳乃隋宮御女也。因話前朝故事。孔貴嬪曰。往事休論。不如命酒延歡。遂呼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詠詩一章曰。秋草荒臺響夜蟲。白楊凋盡滅悲風。彩牋曾擘欺江總。綺閣塵消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空稱望仙。五雲高豔擁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應照瓊花綻綺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穠豔竟如何。南朝唯有長江水。依舊行人作逝波。濬亦和曰。簫管清吟怨麗華。秋江寒月綺窗斜。慚非後主題牋客。得見臨春閣上花。頃之。聞雞鳴。孔貴嬪等謝酒辭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以辟塵犀簪一枚。曰。異日睹物思人。昨宵客多。未盡懽情。別日更卜一會。嗚咽而別。濬翌旦憮然若有所失。信宿後。更尋曩日地。則近青溪

松桂坵墟。詢之於人。乃陳朝宮人墓也。驚惻而返。迴過廣陵。訪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之。

賽離捨

燕北雜記。七月十三日夜。戎主離行宮。向西三十里卓帳宿。先於彼處造酒食。至十四日。應隨從諸軍。並隨部落。動番樂設宴。至暮戎主卻歸行宮。謂之迎節。十五日。動漢樂大宴。十六日早。卻往西方。令隨行軍兵大噭三聲。謂之送節。番呼此節爲賽離捨。漢人譯云。賽離是月。捨是好。謂月好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一

中秋上

方是閒居士中秋翫月記云。中秋翫月。古今所同者也。雖古今所同。然故實所始。騷人雅士。不多見於載籍。後世未嘗無遺恨焉。惟唐四門助教歐陽公貞元十二年與邵楚萇、林蘊、陳詡客長安邸中。修厥翫事。賦詩敍景。曲盡其妙。且謂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蔽月。雲蔽月。霜侵人。蔽與侵。俱害乎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諸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兎圓。埃壒不流。太空悠悠。芳菲徘徊。搏華上浮。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疎涼。神魂與之清冷。斯古人所以爲翫也夫。

科舉年

會要。太祖乾德四年。始開科舉。詔諸州以八月十五日試鄉舉。又瑣碎錄云。科舉年。中秋必有月。四川以八月十五日省試。

端正月

玉塵佳話。前輩名中秋月爲端正月。昌黎月詩云。三秋端正月。今夜出東溟。又前輩詩云。去年中秋端正月。照我衣襟萬條血。又唐人中秋詩云。端正月臨端正樹。韻香人在韻香樓。（端正樹。韻香樓。皆明皇故事。）

同陰晴

使燕錄。中秋天色陰晴。與夷狄同。又東坡云。故人史生爲余言。嘗見海賈云。中秋之月。雖相去萬里。他日會合相問。陰晴無不同者。公集中有中秋詩云。嘗聞此宵月。萬里同陰晴。

遇陰晦

石林詩話。晏元獻公守南都。王君玉時在館閣較勘。公特請於朝。以爲府簽判。賓主相得。日以賦詩飲酒爲樂。佳時勝日。未嘗輒廢。嘗遇中秋陰晦。公廚夙爲備。公適無命。既至夜。君玉密使人伺公曰。已寢矣。君玉亟爲詩以入曰。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公枕上得詩。大喜。卽索衣起。徑召客治具大合樂。至夜分。果月出。遂飲樂達旦。

置賞會

隋唐佳話。李勉隱首陽山。中秋夕與友人携酒望月。勉曰。若無明月。豈不愁殺人也。杜子美詩云。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

備文宴

天寶遺事。蘇頲與李乂對掌綸誥。八月十五夜。於禁中直宿。諸學士翫月。備文酒之宴。時長天無雲。月色如晝。蘇曰。清光可愛。何用燈燭。遂命撤去。

結綵樓

東京夢華錄。中秋節前。京城諸酒店重新結絡門面綵樓。花頭畫竿。醉仙錦旆。中秋日。皆賣新酒。市人爭飲。至午未間。家家無酒。拽下望子。是時螯蟹新出。石榴榲勃梨栗孛萄榠橘皆新上市。

飾臺榭

東京夢華錄。中秋夜。市肆貴家。結飾臺榭。民間爭占酒樓翫月。絲竹鼎沸。近內庭居民。夜深遙聞笙竽之聲。宛在雲外。閭里兒童。連宵嬉聚。夜市駢闐。至於通曉。

觀江濤

文選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並往觀濤於廣陵之曲江。詹克愛中秋卽事云。前年中秋秋月高。錢塘江上觀風濤。

泛夜舫

晉書。袁宏孤貧。運租自業。謝尚時鎮牛渚。八月十五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泛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解悶。卽其咏史之作。尚迎昇舟。與談達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

賞雲海

本事詞。李丞相紀退居三山。寓居東報國寺門下。多文士從遊。中秋夜讌座上命何大圭賦水調歌頭云。今夕出佳月。銀漢瀉高寒。風纏雲捲轉覺天陛玉樓寬。疑是金華仙子。又喜經年藥就。傾出玉團團。收拾江河影。都向鏡中蟠。橫霜笛。吹明影。到中天。要令四海。瞻望千古此輪安。何歲何年無月。唯有謫仙著語。

高絕不能攀。我欲喚空起。雲海路漫漫。後有賞月亭。名雲海。

諷水利

烏臺詩話。熙寧六年。任杭州通判。因八月十五觀潮。作詩五首。寫在本州安濟亭。前三首並無譏諷。至第四首云。吳兒生長狎濤淵。冒利忘生不自憐。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蓋言弄潮之人。貪官中利物。致其間有溺而死者。故朝廷禁斷。軾謂主上好興水利。不知利少害多。言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言此事之必不可成。譏諷朝廷水利之難成也。

分秋光

古樂府有孀娥怨之曲。注云。漢人因中秋無月而度此曲。所謂孀娥者。蓋指言月中姮娥也。羅隱中秋不見月詩云。風簾漸漸漏銀霎。一半秋光此夕分。天爲素娥孀怨苦。故教西北起浮雲。又前輩嘗有中秋詞云。喚起孀娥。撩雲撥霧。駕出一輪玉。後人傳寫之訛。遂以孀娥爲姮娥。殊失從來作者之本意也。

作春陰

王氏詩話。呂申公在揚州日。因中秋。令秦少游預作口號。有照海旌幢秋色裏。沸天鼓吹月明中之句。是夜卻微陰。公笑云。使不著也。少游遂別作一篇。乘聯云。自是我公多惠愛。卻回秋色作春陰。眞所謂翻雲手也。

得佳聯

漫叟詩話。南唐金輪寺有僧曰明光者。先一年中秋翫月。得詩一聯云。團團離海角。漸漸出雲衢。竟思下聯不就。次年中秋。再得一聯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遂不勝其喜。徑登寺樓鳴鐘。時有善聽聲者聞之。此鐘發聲通暢。若非詩人得句。卽是禪僧悟道。驗之果然。好事者有詩云。爲思銀漢中秋月。誤擊金輪半夜鐘。

作壽詩

隱居詩話。李文定公迪八月十五日生。杜默作中秋月詩以壽公。凡數百言。皆以月祝文定。其警句有云。蟾吐輝光育萬重。我公蟠屈爲心胸。老桂根株撼不折。我公得此爲清節。孤輪輾空周復圓。我公得此爲機權。餘光燭物無洪細。我公得此爲經濟。終篇大率如此。雖造語儇淺。亦豪爽。

進新詞

復雅歌辭。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孤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是詞乃東坡居士以丙辰中秋懽飲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頭。兼懷子由。時丙辰熙寧九年也。元豐七年。都下傳唱此詞。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量移汝州。

應制曲

復雅歌詞。宣和間。万俟雅言中秋應制。作明月照高樓慢云。平分素商。四垂翠幕。斜界銀潢。顥氣通建章。正煙澄練色。露洗水光。明映波融太液影。隨簾挂披香。樓觀壯麗附霽雲。耀紺碧相望。宮粧三千從赭黃。萬年世代。一部笙簧。夜宴花漏長。乍鶯歌斷續。燕舞回翔。玉座頻燃絳蠟。素娥重按霓裳。還是共唱御製詞。送御觴。

著絕唱

雅言雜載。廖凝字熙績。善吟諷。有學行。隱居南山三年。江南受僞官爲彭澤令。遷連州刺史。與昇州李建勳爲詩友相善。有詩集行於世。詠中秋月詩。最爲絕唱。九十日秋色。今宵已十分。孤光吞列宿。四面絕微雲。衆木排疏影。寒流疊細紋。遙遙望丹桂。心緒正紛紛。

歌絕句

王直方詩話。東坡作彭門守時。過齊州李公擇。中秋席上作一絕云。暮雲收盡溢清寒。銀漢無聲轉玉盤。此宵此景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其後山谷在黔南。令以小秦王歌之。

述幽意

古今詞話。月到中秋偏瑩。乍圓圓。早欺我孤影。穿簾共透幕來尋。趁鈎起戀兒裏面。故把燈兒撲燼。看盡古今歌詠。狀玉盤又擬金餅。誰花言巧語胡厮脛。我只道爾是照人孤眠。惱殺人舊都名業鏡。野人曰。此詞極有才調。巧於游戲也。但不知在地獄對著業鏡。有甚情綴詞。予以謂野人所謂在地獄對著業鏡。然

業鏡不必在地獄中也。凡人對鏡有不稱意。不撲鏡而歎曰業鏡也。中秋夜月照人孤眠。稱爲業鏡。以狀景寫意。及於此也。野人之言。其責太過耳。

遇知音

古今詞話。嘉祐間。京師殿試。有一南商。控細鞍驄馬於右掖門。俟狀元獻之。日未曛。唱名第一人。乃許將也。姿狀奇秀。觀者若堵。自綴臨江仙曰。聖主臨軒親策試。集英佳氣葱葱。鳴鞘聲震未央宮。卷簾龍影動。揮翰御煙濃。上第歸來何事好。迎人花面爭紅。藍袍香散六街風。一鞭春色裏。驕損玉花驄。後帥成都。值中秋府會。官妓獻詞送酒。仍別歌臨江仙曰。不比尋常三五夜。萬家齊望清輝。爛銀盤透碧琉璃。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試問嫦娥還記否。玉人曾折高枝。明年此夜再圓時。閤開東府宴。身在鳳凰池。許問誰作詞。妓白以西州士人鄭無黨詞。後召相見。欲荐其才於廊廟。無黨辭以無意進取。惟投牒理逋欠數千緡。無黨爲人不羈。長於詞。蓋知許公臨江仙最喜歌者。投其所好也。

寫所懷

古今詞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作西江月詞曰。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新涼。夜來風葉已鳴琅。看取眉頭鬢上。酒淺常愁客少。月明多被雲妨。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凄涼北望。坡以讒言謫居黃州。鬱鬱不得志。凡賦詩綴詞。必寫所懷。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

識舊事

玉局文。予十八年前中秋。與子由觀月彭城。作一詩。以陽關歌之。今復歌此。宿於贛上。方南遷嶺表。獨歌此曲。聊復書之。以識一時之事。雖未覺有今夕之悲。但懸知爲他日之喜也。行歌野哭兩相悲。遠火低星漸向微。病眼不眠非守歲。鄉音無伴苦思歸。重衾腳冷知霜重。新沐頭輕感髮稀。多謝殘燈不厭客。孤舟一夜許相依。

借妓歌

古今詞話。柳耆卿與孫相何爲布衣交。孫知杭州。門禁甚嚴。耆卿卻見之不得。作望海潮之詞。往謁名妓楚楚曰。欲見孫相。恨無門路。若因府會。願借朱唇。歌於孫相公之前。若問誰爲此詞。但說柳七。中秋府會。楚楚宛轉歌之。孫卽日迎耆卿預坐。詞曰。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沙堤。怒濤卷雪屋。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豪奢。重湖叠巘淸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拾桂子

南部新書。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云。月中種也。至今中秋夜。往往子墜。寺僧亦嘗拾得。漢武洞冥記云。有遠飛雞。朝往夕還。常銜桂實歸南土。所以北方無。今江東諸處。每四五月後。多于衢路間得之。大如貍豆。破之辛香。古老相傳是月中下也。本草云。取月桂子碎傅耳後月蝕耳瘡。白樂天題靈隱詩云。山寺月中

尋桂子宋之問遊靈隱寺行吟云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又云唐垂拱中天台桂子落十餘日方止東坡八月十七夜詩云天台桂子爲誰香白樂天詩云天台桂子落紛紛蘇子美中秋對月詩云風應落桂子露恐滴金波

視金蕚

酉陽雜俎長慶中有人於中秋夜見月光下屬於林間如匹練就視之一金背蝦蕚疑月中者陳簡齋詩云明年強健更相約會見林間金背蕚

築高臺

天寶遺事明皇嘗八月十五夜與貴妃臨太液池凭欄望月不盡帝意遂勅左右於池西岸別築高臺吾與妃子來年望月後經祿山之兵不復置焉惟有基址而已

求卜筮

翰府名談何龍圖中正初登第聞西川郭從周精卜筮迺以縑素求一占郭以詩贈公云三字來時月正圓一麾從此出秦關錢塘春色濃如酒貪醉花間臥不還公後八月十五日改知制誥因言邊事出知秦州移知杭州乃捐館舍多何郭君卜筮之明如此

食東壁

鄴侯傳八月望夜月食東壁李泌曰吾當亡矣東壁圖書之府也且讖云大臣有文章者當之今吾爲相

又兼集賢之職。開元中。張燕公罷相爲集賢學士。將薨而日食東壁。況吾正爲之乎。未幾。果不起。

種罌粟

博聞錄。常言重九日種罌粟。一云。中秋夜種。則罌大子滿。種訖。以竹帚掃之。花乃千葉。兩手重疊撒種。則開重臺花。

占喬麥

瑣碎錄。中秋無月。則兔不孕。蚌不胎。喬麥不實。蓋緣兔蚌望月而孕胎。喬麥得月而實。

珠貴賤

歲時雜記。珠之貴賤。視中秋月之明闇。明則珠多。闇則珠少。又東坡曰。嘗見海商云。中秋有月。則是歲珠多而圓。常以此候之。

兔多少

歲時雜記。世傳中秋月圓則兔多。陰則兔少。

歲時廣記卷三十二

中秋中

登銀橋

唐逸史。羅公遠本鄂州人也。開元中。中秋望夜。侍玄宗於宮中翫月。公遠奏曰。陛下莫要至月中看否。乃取杖拄向空擲之。化爲大橋。其色如銀。請玄宗同登。約行數十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大城闕。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皆素練寬衣。舞於廣庭。玄宗問曰。此何曲也。曰。霓裳羽衣曲也。玄宗密記其聲調。遂回。卻顧其橋。隨步而滅。旦召伶官。依其聲作霓裳羽衣之曲。劉禹錫詩云。三郎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

奏玉笛

集異記。玄宗嘗八月望夜。與葉法善同遊月宮。聆月中奏樂。上問曲名。曰。紫雲曲也。玄宗素曉音律。默記其聲。歸傳其音。名曰霓裳羽衣。自月宮還。過潞州城上。俯視城郭悄然。而月色如晝。法善因請上以玉笛奏曲。時玉笛在寢殿中。法善命人取之。旋頃而至。曲奏既竟。復以金錢投城中而還。旬餘。潞州奏八月望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

遊廣寒

開元傳信記。八月望夜。明皇、太眞、葉法靜遊廣寒宮。少暝。已見龍樓雉堞。金闕玉扉。冷氣逼人。後兩川奏八月十五夜有天樂過。

昇清虛

異人錄。開元六年。上皇與申天師、道士洪都客。中秋夜同遊月宮。過一大門。在玉光中。見一大宮府。榜曰廣寒淸虛之府。守門兵衞甚嚴。止其不得進入。天師引上皇躍身起。烟霧中下視玉城嵯峨。若萬里琉璃之田。尋步向前。翠色冷光相射。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鸞。笑舞於廣庭大桂樹下。樂音淸麗。上皇歸。編律成音。製爲羽衣之曲。

進龍丹

明皇雜錄。八月十五夜。葉靜能邀明皇遊月宮。將行。請上衣裘而往。及至月中。寒凜特異。上不能禁。靜能出火龍丹一粒以進。上服之乃至。東坡中秋詞云。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若夫明皇遊月宮事。見於數書。如龍城錄、高道傳、鄭愚津陽門詩注。皆有之。其說大同小異。

登天柱

三水小牘。九華山道士趙知微。乃皇甫玄眞之師。自少有凌雲之志。入茲山。結廬於鳳凰嶺前。諷誦道書。鍊志幽寂。蕙蘭爲服。松柏爲糧。越數十年。遂臻玄妙。玄眞伸弟子之禮。服勤執敬。又十五年。至咸通辛卯

歲。知微以山中鍊丹。須得西土藥。乃與玄眞來京師。寓于玉芝觀之上淸院。有皇甫枚者。日與相從。因詢趙君事業。玄眞曰。自居師道門。人不見其惰容。常云。分柸結霧之術。化竹釣鰲之方。吾久得。固恥爲耳。去歲中秋。自朔霖霪。至于望夕。玄眞謂同門生曰。堪惜良宵。而値苦雨。語頃。趙君忽命侍童備果酒。召諸生謂曰。能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唯應。而竊議以爲濃雲駛雨如斯。果行。將有墊巾角折屐齒之事。少頃。趙君曳杖而出。諸生景從。既開扉。而長天廓淸。皓月如晝。捫蘿援篠。及峯之巓。擧酒詠詩。鼓瑟淸嘯。以至寒蟾隱于遠岑。方歸舍就榻。而凄風飛雨宛然。衆乃服其奇致。陳簡齋中秋不見月詩云。人間今乏趙知微。無復淸遊繼天柱。

架筋梯

宣室志。唐太和中。有周生者。廬于洞庭山。時以道術濟吳楚人。多敬之。將抵洛穀間。途次廣陵佛舍。會有三四客偕來。時中秋夕。霽月澄瑩。且吟且望。有說明皇帝遊月宮事者。因相與嘆曰。吾輩塵人。固不得止其所矣。周生笑曰。某嘗學于師。亦得焉。且能絜致之懷袂。子信乎。咸恚其妄。或喜其奇。生曰。吾不爲則明妄矣。因命虛一室。以筋數百。呼僮繩而架之。且告客曰。我將梯此取月。聞呼可來觀。乃閉戶久之。數客步于庭中。伺焉。忽覺天地曛晦。仰視又無纖雲。俄聞生呼曰。某至矣。因開其室。生曰。月在某衣中矣。請客觀焉。以手擧衣。出寸許。一室盡明。寒入肌骨。生曰。子今信乎。客再拜謝之。願收其光。因又閉戶。其外尙昏晦。食頃。月在天如初。陳簡齋中秋無月詩云。卻疑周生懷月去。待到三更黑如故。

入桃源

青瑣高議。陳純、字元朴。莆田人。因遊桃源。愛其山水秀絕。乃裹糧沿蹊而行。凡九日。至萬仞絕壁下。夜聞石壁間人語。純糧盡困臥。聞有美香。流巨花十餘片。其去甚急。純速取得一花。面盈尺五萼。乃食之。渴甚。飲溪水數斗。下利三日。行步愈疾。有青衣採蘋岸下。曰。此桃源三夫人之地。上府玉源。中府靈源。下府桃源。後夜中秋。三仙將會於此。其夕水際臺閣相望。有童曰。玉源夫人召純往。見三夫人坐絳殿中。衆樂並作。玉源謂純曰。近世中秋月詩。可舉一二句。純曰。莫辭終夕看。動是隔年期。桃源曰。意雖佳。但不見中秋月。作七月十五夜月亦可。玉源因作詩曰。金風時拂袂。氣象更分明。不是月華別。都緣秋氣清。一輪方極滿。羣籟正無聲。曉魄沉烟外。人間萬事驚。靈源詩曰。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輾太清。廣寒低有露。桂子落無聲。吾館無弦彈。棲烏莫要驚。桃源詩曰。金吹掃天幕。無雲方瑩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樽何惜醉。幽意正緜緜。玉源謂純曰。子能繼桃源之什乎。純乃賡曰。仙源嘗誤到。羈思正蕭然。秋靜夜方靜。月圓人更圓。清樽歌越調。仙棹泛晴川。幽意知多少。重重類楚綿。玉源笑曰。此書生好。莫與仙葩食。教異日作枯骨。如何敢亂生意思。純曰。和韻偶然耳。將曉。以舟送純歸。

過武昌

夷堅丁志。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嘗以事過武昌。忽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脩

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游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尙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詞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烟漫漫。夜深人靜萬籟息。獨對淸影憑欄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飡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翛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回看往事一破甑。下視擧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遊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淸淺。後三年。紹興庚申。朝廷復河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縊而死。載其柩還鄉。舁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或疑其尸解去。東坡作黃鶴樓詩紀馮。當世所言老卒遇異人事。王定國亦載之於書。疑此亦其流也。

會嵩嶽

纂異記。三禮田璆者。洛陽人。與其友鄧韶博學相類。元和癸巳中秋之夕。出建春門望月。會韶亦攜觴東來。方駐馬道周。俄有二書生乘驄繼至。揖璆韶曰。二君得非求賞月之地乎。敝莊水竹。名聞洛下。倘能迂轡。冀展傾蓋之分耳。璆、韶乃從而往。至一車門。始入甚荒涼。又數百步。有異香迎前。則豁然眞境矣。飛泉交流。松柏夾道。奇花燦燦。好鳥關關。璆、韶請簇馬飛觴。書生謂小童曰。折燭夜一花與二君子嘗。小童曰。花至。傾入酒中。味極甘香。不可比狀。以餘樽賚諸從者。各大醉。止于戶外。書生乃引璆、韶入戶。鸞鶴騰舞。導迎而前。凡歷池館臺榭。率皆陳設盤筵。若有所待。璆、韶詰之。對曰。今夕中天羣仙會于茲嶽。藉君知禮。請導升降爾。言訖。見直北花燭亘天。簫韶沸空。駐雲母雙車於金堤之上。書生前進。有玉女問曰。禮生來

否。于是引瑤、韶進立堂下。左右命拜。夫人褰帷笑曰。下域之人。而能知禮。各賜薰肌酒一盃。夫人問誰人召來。曰。衛符卿、李八百。夫人曰。便令此二童引瑤、韶於羣仙之後。瑤問相者誰。曰劉綱。侍者誰。曰茅盈。中坐者誰。曰西王母。俄有一人駕鶴而來。王母曰。久望劉君矣。曰。適蓮花峯道士奏章事。須決遣。尚多未來之客。何言久望乎。瑤、韶問劉君誰。曰。漢朝天子。續有一人駕黃龍而下。王母曰。李君來何遲。曰。爲勅龍神設水旱之計耳。書生謂瑤、韶曰。此開元天寶太平之主也。未頃。聞簫鼓自天而下。有執絳節者。前唱言穆天子來。羣仙皆起。二主降堦。王母避位。拜迎入幄。環座而飲。王母曰。何不拉取老軒轅來。曰。他今夕主張月宮之醼。非不勤請耳。穆王。把酒請王母歌。王母以珊瑚鉤擊盤歌曰。勸君酒。爲君悲且吟。自從頻見市朝改。無復瑤池宴樂心。王母持盃。穆王天子歌曰。奉君酒。休嘆市朝非。早知無復瑤池興。悔駕驊騮草草歸。歌闋。與王母話瑤池舊事。乃重歌曰。八馬迴乘汗漫風。猶思停駕憩昭宮。宴移玄圃情方洽。樂奏鈞天曲未終。斜漢露凝殘月冷。流霞盃泛曙光紅。崑崙回首不知處。疑是酒酣春夢中。王母謳穆天子歌曰。一曲笙歌瑤水濱。曾留逸足駐征輪。人間甲子周千歲。靈境盃觴初一巡。玉兔銀河終不夜。奇花好樹鎮長春。情知碧海饒詞句。歌向俗流疑慢人。酒至漢武帝。王母又歌曰。珠露金風下界秋。漢家陵樹冷脩脩。當時不得仙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桃力。看取神仙簿上名。帝曰。吾聞丁令威能歌。命左右召令威至。帝又遣子晉吹笙以和。歌曰。月照驪山露泣花。似悲仙帝早昇遐。至今猶有長生鹿。時遶溫泉望翠華。帝持盃久之。王母曰。召葉靜能來一謳。靜

能至。獻帝酒。歌曰。幽蘭煙塵別九重。貴妃湯殿罷歌鐘。中宵扈從無全仗。大駕倉黃發六龍。妝匣尙留金翡翠。暖池猶浸玉芙蓉。荊榛一閉朝元路。唯有悲風吹晚松。歌竟有黃龍持盃立於雙車前。再拜祝曰。上淸神女。玉京仙郎。樂此今夕。和鳴鳳凰。鳳凰和鳴。將翺將翔。與天齊體。慶流無央。祝畢。有四鶴載仙郎幷相者侍者仙女請催粧詩。劉綱詩曰。玉爲質兮花爲顏。霧爲鬢兮雲爲鬟。何勞傅粉兮施渥丹。早爲娉婷兮縹緲閒。茅盈詩曰。水晶帳開銀燭明。風搖珠珮連雲淸。體勻紅粉飾花態。早駕雙龍朝玉京。詩旣入內。卽有子女數十。引仙郎入帳。召璆、韶行禮。禮畢。二童引璆、韶辭夫人曰。非無至寶可以相贈。但爾力不任挈耳。各賜延壽酒一杯。曰。可增人間半甲子。命二童引歸。還家已歲餘。由是璆、韶棄家入少室山。不知所往。

□□□（原缺十五字）擢名科居華近者。代不乏人。若夫忠烈冠于一時。著作傳於後世。又其盛焉。遡流尋源。去家百里。地曰沙溪。實翁鼻祖一公之佳城。背擁仙亭峯。面揖仙橋岫。又導派于白塔仙洞之龍脈。山川鍾秀。壤□毓靈。數世而產仙翁。迄今山之下。溪之西。華宗文族。皆當時廬墓之系焉。若夫傳翁之大道。授翁之玄旨者。希夷先生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三

中秋下

宴同亭

諸山記。武夷山者。按茅君內傳。卽昇眞元化洞天也。山有神人。號武夷君。一日。語鄉人曰。汝等皆吾之會孫也。期以八月十五日。會於山頂。至日。鄉人畢集。見彩幔屋宇。器用陳設甚盛。空中有聲云。令男女分坐食酒肴。須臾樂作。又呼鼓師張安陵撾引鼓。（如今杖鼓之狀。）趙元胡拍副鼓。劉小金坎苔。魯少重擺鼗。鼓喬知滿振嘈鼓。高子春持短鼓。管師鮑公吹橫笛。板師何鳳兒拊節板。絃師董嬌娘彈坎侯。（卽箜篌也。）謝英妃撫長離。（卽大箏也。）呂阿香憂脣腹。（卽琵琶也。）管師黃次姑嘯悲慄。（卽觱篥也。）韓季吹洞簫。朱小娥韻居巢。（卽大笙也。）金師羅妙容揮鐃銚。（卽銅鈸也。）郝幼仙擊鉉鏤。（卽平底廝羅也。）但見樂器。不見其人。酒行命食。或云菏。（音軟、卽水苔也。）或云紺蕤。（卽荇也。）或云石蜬臘。（卽小蟹也。）或云沙江鮓。（卽鰕也。）或云何祗脯。（卽乾魚也。）味皆甘美。唯酒味差薄。諸仙旣去。衆皆欣喜曰。我等凡賤。幸與神君同會幔亭。因卽其地爲同亭祠。方伯休題武夷仙游館詩云。仙人昔乘紫雲去。白馬搖鞭定何處。茫茫塵世那得知。幔亭空記當年事。君不見茂陵松柏已蕭疏。乾魚猶祭同亭祠。

建幔亭

武夷新記。昔太極玉皇上帝與太姆（音母）魏眞人武夷君。建幔亭綵屋數百間。豎八綵幢。皆有銀龍金鳳之

飾。又拖紅雲茵紫霞褥爲坐。于八月十五日。化出仙橋。自地至峰頂。召鄉人男女千餘人宴飲。奏賓雲左右仙之曲於其上。迄今峯下謂之會仙里焉。詹克愛中秋遊武夷詩云。太姥峯前月色明。魏王巖下水光平。舉杯不記風生籟。疑是賓雲舊曲聲。

步虹橋

武夷古記。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致肴醑會鄉人於幔亭峯上。男女千餘人。齋戒如期而往。乃見山徑平坦。道路新理。虹橋跨空。不覺即至山頂。有幔亭綵屋。玲瓏掩映。前後左右。凡數百間。可坐千餘人。朱晦庵文公九曲棹歌云。一曲溪頭上釣船。幔亭峯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萬壑千巖鎖翠烟。

奏鼓樂

搢紳脞說。武夷山嘗中秋日。呂眞人、鍾離先生、武夷君等。皆會于山頂。空中呼曰。若男若女皆坐。仙樂競奏。須臾。命行酒。令歌師唱人間好曲。詞曰。天上人間兮。會合疎稀。日落西山兮。夕烏歸飛。百年一餉兮。志與願違。天宮咫尺兮。恨不相隨。

昇仙天

列仙傳。武夷山魏王子騫冲妙眞人、同張湛眞人、孫綽眞人、趙元奇眞人、劉景眞人、彭令昭眞人、顧思遠眞人、白石先生、馬鳴生眞人、女仙胡氏眞人、漁氏二眞人、李氏眞人等一十三人。以八月十五日同上昇。又云。劉湛眞人、以八月十五日。四十二口拔宅上昇。

立道觀

列仙傳。許眞君名遜。字敬之。汝南人也。世慕至道。眞君弱冠師大洞君吳猛三清法要。鄉舉孝廉。拜蜀旌陽令。尋以晉室梵亂。弃官入道。至西晉武帝太康二年八月十五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惟有石函藥臼各一所。車轂一具。與眞君所御錦帳。復自雲中墮落於故宅。鄉人卽其地立遊帷觀焉。

服靈藥

集仙錄。盱母者。豫章人也。外混世俗。內修眞要。其子名烈。字道微。少喪父。事母以孝聞。西晉孝武時。同郡許遜精修感通。道化宣行。居洪崖山。築壇立靖。烈淳篤忠厚。遜嘗委用之。卽與母結廬於遜宅之東北。旦夕侍奉。謹愿恭肅。未嘗少怠。母常於山側採擷花果以奉遜。遜惜其誠意。常欲拯之。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太上册命徵拜遜爲九州都仙大使高明主者。白日擧家昇天。遜謂烈及母曰。我承天帝之命。不得久留。汝可繼隨。仙擧期於異日。烈子母悲不勝。再拜告請願侍雲輦。遜許之。卽賜靈藥服之。躬稟眞訣。於是日午時同遜上昇。今壇井尙存。世號爲盱母井焉。

乘彩雲

逸史。黃尊師修道於茅山。弟子瞿道生。年少不甚精謹。屢爲師所笞。草堂東有一小洞。高七八尺。荒蔓蒙蔽。一日。瞿生怠事。復爲師所笞。逡巡避杖。遂入此洞。師驚異。遣去草搜索。一無所見。食頃方出。持一棋子曰。適覩秦時人留飧。以此見遺。師怪之。尙意爲狐魅所惑。亦不甚信。明年八月十五夜。天氣淸肅。中宵雲

霧大起。集於窻牖間。仙樂滿庭。復聞有步虛之聲。弟子皆以爲上仙之期至矣。遽備香火。黃師沐浴冠裳以竢。將曉。氛烟漸散。俄見瞿生乘五色彩雲出。立於庭中。靈樂鸞鶴。彌漫空際。與師徒訣別。昇空而去。

遊峨嵋

甘澤謠。圓觀者。洛陽惠林寺僧。（東坡詩及他本作圓澤。）梵學之外。音律貫通。莫知其所自也。李諫議源。公卿之子。當天寶之際。父憑居守。陷於賊中。乃脫粟布衣。止於惠林寺。悉將家業爲寺公財。寺人供遺飲食。不置僕使。惟與圓觀爲忘年友。促膝靜話。自旦及昏。如此三十年。一旦約遊蜀川峨嵋。訪道求藥。圓觀欲遊長安。出斜谷。源欲上荊州三峽。爭此兩途未決。半年。源曰。吾已絕世事。豈取途兩京。遂自荊江上峽。維舟南浦。見數婦錦襠負甕而汲。圓觀望而泣下。曰。吾不欲至此。恐見其婦人也。源驚問之。圓觀曰。其中孕婦姓王者。是某託身之所。蹤三載。尚未娩懷。以某未來之故。今既見。卽命有所歸矣。願公假以符呪。遣其速生。少駐行舟。葬某山下。後十二年中秋月夜。杭州天竺寺外與公相見。是夕。圓觀亡而孕婦產矣。源後詣杭州。尋約佛寺。時山雨初晴。月色滿川。忽聞葛洪川畔有牧豎歌竹枝詞者。乘牛扣角。雙髻短衣。俄至寺前。乃圓觀也。李公就謁曰。觀公健否。答曰。李公眞信士也。俗緣未盡。愼勿相近。李公以無由敍話。望之潸然。圓觀乃唱竹枝詞而去。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溪山尋已遍。卻迴烟棹上瞿塘。後三年。李公拜諫議大夫。東坡挽文長老詩云。向欲錢塘訪圓澤。葛洪川畔待秋深。

傳奇。太和末歲。有書生文簫者。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生性柔而洽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有西山。山有遊帷觀。卽許仙君遜上昇地也。每歲至中秋上昇日。吳、越、楚、蜀人。不遠千里。而攜挈名香珍果。繒繡金錢。設齋醮。求福祐。時鍾陵人萬數。車馬喧闐。士女櫛比。數十里若闐闠。其間有豪傑。多以金召名姝善謳者。夜與丈夫閒立。握臂連踏而唱。其調清。其詞豔。惟對蒼敏捷者勝。時文簫亦往觀焉。覩一姝。幽蘭自芳。美玉不豔。雲孤碧落。月淡寒空。聆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諧物外。其詞曰。若能相伴陟仙壇。應得文簫駕綵鸞。自有綵襦幷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生久味之。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不去。姝亦盼生。久之歌罷。秉燭穿大松徑將盡。陟山捫石。冒險而去。生亦潛躡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輩。持松炬而導之。生因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莫非文簫邪。生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而情之忘。乃得如是也。遂相引至絕頂坦然之地。侍衞甚嚴。有几案帷幄。金爐國香。與生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請姝詳斷。其間多江湖沉溺之事。仙娥持書旣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帳帷。傾覆香几。生恐懼不敢傍視。姝倉皇披衣秉簡。叩齒肅容。伏地待罪。俄而風雨帖息。星宿陳布。有仙童自天而降。持天判宣曰。吳綵鸞以私慾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號泣。與生攜手下山而歸鍾陵。生方知姝姓名。因詰曰。夫人之先。可得聞乎。姝曰。我父吳仙君猛。豫章人也。晉書有傳。常持孝行濟人利物。立正祛邪。今爲仙君。名標洞府。吾亦爲仙主陰籍。僅六百年矣。睹色界而興心。俄遭其謫。然子亦

因吾可出世矣。生素窮寒。不能自贍。姝曰。君但具紙。吾寫孫愐唐韻。日一部。運筆如飛。每鬻獲五緡。緡將盡又爲之。如此僅十載。至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文生潛奔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郡舉村中。夫妻共訓童子數十人。主人相知甚厚。欲稔姝因題筆作詩曰。一斑與兩斑。引入越王山。世數今逃盡。蘿得再還。簫聲宜露滴。鶴翅向雲間。一粒仙人藥。服之能駐顏。是夜風雷驟至。聞二虎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樵者在越山。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飛。陟峯巒而去。郡生聞之驚駭。於案上見玉合子。開之。有神丹一粒。敬而吞之。卻皓首而返童顏。後竟不復見二人。今鍾陵人多有吳氏所寫唐韻在焉。

舍商山

宣室志。開成中。梁璟自長沙將舉孝廉。途次商山。舍於館亭。時八月十五夕。風清月朗。璟偃而不寐。至夜半。忽見三丈夫。衣冠甚古。徐步而來。且吟且賞。從者數人。璟心知其鬼也。素有胆氣。降階揖之。三人自稱蕭中郎、王步兵、諸葛長史。與璟坐庭中。曰。不意良夜遇君於此。呼其僮曰。玉山取酒。環席遞酌。已而步兵曰。值此風月。況有嘉賓。可不聯句。以詠秋物。步兵卽曰。秋月圓如鏡。中郎曰。秋風利於刀。璟曰。秋雲輕比絮。長史嘿然久之。二人促曰。幸以拙速爲事。長史沉吟食頃。乃曰。秋草細同毛。二人大笑曰。拙則拙矣。何乃遲乎。長史曰。此中郎過耳。爲僻韻而滯捷才。中至長史。戲曰。蕙娘赴中郎召耳。美人曰。安知不爲衆人來。起曰。願歌鳳樓之曲。以侑樽俎。曲終。中郎曰。山光漸明。願更聯一絕以盡歡也。卽曰。山樹高高影。步兵曰。山花寂寂香。因指長史曰。向者僻韻。中郎之過。今願續此。以觀捷才。長史曰。山天遙歷歷。一坐大笑曰。

遲不能巧速而且拙捷才如是耶璟曰水山急湯湯中郎問璟曰君非舉進士者乎璟曰將舉孝廉科中郎笑曰孝廉安知爲詩哉璟怒叱之長史斂袂客皆驚散遂失所在而盃盤亦無見矣

見怪物

乾臊子葉縣人梁仲朋家在汝州西郭街南渠西有小庄常朝往夕歸大歷初八月十五日天地無氛埃去州十五六里有豪族大墓皆植白楊是時秋景落木仲朋跨馬在此二更聞林間械械之聲忽有一物自林飛出仲朋初謂是驚棲鳥俄入仲朋懷鞍橋上坐月照若五斗栲栳大毛墨色頭似人眼跌如珠喚仲朋爲弟謂仲朋曰弟莫懼頗有羶羯之氣言語一如人直至汝州郭門外見人家未寐有火光其怪歘飛東南去不知所在仲朋至家不敢向家中說忽一夜更深月上又好天色仲朋召弟妹於庭命酌因語前夕之事其怪忽在屋脊上飛來謂仲朋曰弟說老兄何事邪於是大小走散獨留仲朋云爲兄作主人索酒不已仲朋視之頸下有癭子如生瓜大飛翅是雙耳鼻爲毛大如鵝飲斗酒醉於盃筵上如睡着仲朋潛起礪鬭刀當其項而刺之血流迸泗便起云大奇大奇弟莫悔卻映屋脊不復見血滿庭中三年內仲朋一家三十口蕩盡

指藥鑓

冷齋夜話周貫不知何許人自號木鴈子至袁州見市井李生秀韻欲攜同歸林下李嗜酒色意欲不去指袁藥鑓作偈示之曰頑鈍天教合作鑓縱生三脚豈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尋死於

西山後有人見於京師附書於李生云明年中秋夕上謁至時李生以事出貫以白土書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中秋約不見折足鐺彈指空剎剎李生竟折一足

担褐嫻

燕北雜記八月八日戎主殺白犬於寢帳前七步埋其頭露其嘴後七日移寢帳於埋狗頭地上番呼此節爲担褐嫻漢人譯云担褐是狗嫻爲頭

歲時廣記卷三十四

重九上

續齊諧記曰。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因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宜急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飲菊酒。禍乃可消。景如其言。舉家登山。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此可代之矣。今世人九日登高飲酒。婦人帶茱萸囊。因此也。東坡九日黃樓會詩云。菊觴茱囊自古傳。長房甯復是臞仙。魏文帝與鍾繇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爲陽數。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於長久。故以享燕高會。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始於何代。自漢世以來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近代多宴設於臺榭。

展旬日

容齋續筆。唐文宗開成二年。歸融爲京兆尹。時兩公主出降。府司供帳事繁。又俯近上巳曲江宴。奏請改日。上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且上巳、重陽。皆有定日。而至展一旬。乃知鄭谷所賦十日菊詩曰。自緣今日人情別。未必秋香一夜衰。亦未爲盡也。惟東坡公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記其在海南蘸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舟作重九云。

用十月

提要錄。東坡云。嶺南氣候不齊。菊花開時。卽重陽。涼天佳月。卽中秋。不須以日月爲斷也。十月初吉菊始開。乃與客作重九。因次韻淵明九月九日詩云。今日我重九。誰謂秋冬交。黃花與我期。草中實後凋。香發白露乾。色映青松高。苕溪漁隱曰。江浙間每歲重陽。往往菊亦未開。不獨嶺南爲然。蓋菊性耿介。須待草木黃落。方於霜中獨秀。故淵明詩云。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岩列。懷此貞秀姿。卓爲霜下傑。此善論其理也。

賜茱萸

漢官制。九日賜百僚茱萸。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沈佺期九日應制詩云。魏文頒菊蘂。漢武賜茱房。杜子美詩。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佩茱萸

西京雜記。九月九日。佩茱萸。令人長壽。又藝苑雌黃云。九月九日。作絳囊佩茱萸。或謂其事始於桓景。又北里志云。九月九日。爲絲茱萸囊戴之。郭子正九日詞云。清曉開庭。茱萸初佩。仲殊詞云。戲馬風流。佩茱萸時節。

插茱萸

風土記曰。俗尚九月九日。謂之上九。茱萸到此日成熟。氣烈色赤。折其房以插頭。云辟除惡炁。而禦初寒。子由九日詩云。茱萸漫辟惡。李白詩云。九日茱萸熟。插髻傷早白。又山谷詩詞云。他年同插茱萸。王右丞詩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詩云。學它年少插茱萸。朱文公詞云。況有紫茱黃菊。堪插滿頭歸。又古詞

云。手撚茱萸簪髻。一枝聊記重陽。

採茱萸

圖經本草。吳茱萸生上谷川谷及冤句。今處處有之。江、浙、蜀、漢尤多。木高丈餘。皮色青綠。似椿而闊厚。紫色。三月開花。紅紫色。七月八月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則深紫。九月採陰乾。相傳其根南行。東行者。道家去三尸九蟲用之。本草云。食茱萸。與吳茱萸同。

看茱萸

杜草堂事實。公嘗九日寓藍田崔氏庄。與故人同飲。醉翫茱萸。不能釋手。有詩曰。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又古詞云。插黃花對樽前。且看茱萸好。東坡詞云。茱萸仔細更重看。又詩云。人間此會論今古。細看茱萸感嘆長。詹克愛詞云。後會不知誰健。茱萸莫厭重看。

嗅茱萸

本草。吳茱萸一名欒。所八切。陶注云。即今茱萸也。味辛。氣好上衝鬲。不可服食。故提要錄云。九月九日。摘茱萸聞嗅。通關辟惡。東坡九日詞云。此會應須爛醉。仍把紫菊茱萸。細看重嗅。又山谷詞云。直須把茱萸遍插。看滿坐細嗅清香。

賜菊花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月九日。羣草庶木。無地而生。菊花紛然獨秀。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

禮之術。杜甫雲安九日詩云。寒葩開已盡。菊蕊獨盈枝。又云。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

摘菊花

續晉陽秋。陶潛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九月九日無酒。於宅籬畔菊叢中。摘花盈把而坐。悵望久之。見白衣人至。乃江州太守王宏送酒。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李白九日登高詩云。因招白衣人。笑酌黃花酒。東坡詩云。喜逢門外白衣人。又云。白衣送酒舞淵明。漫繞東籬嗅落英。山谷詩云。常應黃菊畔。悵望白衣來。杜子美詩云。每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而今九日至。自覺酒須賒。方伯休詩云。肯向淵明揖一醉。何妨乘輿過籬東。陳簡齋詩云。陶潛無酒對黃花。

簪菊花

唐輦下歲時記。九日。宮掖間爭插菊花。民俗尤甚。杜牧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又云。九日黃花插滿頭。晏叔源詞云。蘭佩紫。菊簪黃。司馬文正公九日贈梅聖俞瑟姬歌云。不肯那錢買珠翠。任教堆插階前菊。東坡詩云。髻重不嫌黃菊滿。

賞菊花

皇朝東京夢華錄。重九都下賞菊。菊有數種。有黃白色。蕊若蓮房。曰萬齡菊。粉紅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黃色而圓曰金鈴菊。純白而大曰喜容菊。無處無之。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

尙菊花

風土記日精治蘘皆菊之花莖別名也生依水邊其花煌煌霜降之節唯此草盛茂九月律中無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爾雅云菊治蘘也又牧豎閑談云蜀人多種菊以苗可入菜花可入藥園圃悉植之郊野人多採野菊供藥肆頗有誤眞菊延年野菊瀉人如張華言黃精益壽鈎吻殺人皆此類也

服菊花

太淸諸草木方九月九日採菊花與茯苓松脂久服令人不老又外臺祕要云九月九日採菊花飲服方寸匕令人飲酒不醉古詞云蘭可佩菊堪餐人情難免是悲懽騷經云夕餐秋菊之落英

致菊水

豫章記郡北龍沙九月九日所遊宴處其俗皆然也按抱朴子云南陽酈縣有甘菊水民居其側者悉食其水壽並四百五十歲漢王暢劉寬袁隗臨此郡酈縣月致三十斛水以爲飲食諸公多患風痺及眩冒皆得愈文保雍菊譜中有小甘菊詩云莖細花黃□又纖淸芬濃烈味還甘祛風偏重山泉漬自古南陽有菊潭

作菊枕

千金方常以九月九日取菊花作枕袋枕頭大能去頭風明眼目陳欽甫九日詩云菊枕堪明眼茱囊可辟邪

菊花酒

西京雜記。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爲扶風人段儒妻。言在內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酒。令長壽。菊花盛開時。採莖葉。雜粢米釀酒。密封置室中。至來年九月九日方熟。且治頭風。謂之菊酒。聖惠方云。治頭風。用九月九日菊花暴乾。取家糯米一斗蒸熟。用五兩菊花末。常醞法。多用細麵麴煬熟。卽壓之去滓。每煖一小盞服之。郭元振秋歌云。辟惡茱萸囊。延年菊花酒。與子結綢繆。丹心此何有。杜子美九日登城詩云。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屏山先生九日登此北山云。已向晚風拌落帽。可無新菊共浮杯。万俟雅言詞云。昔年曾共黃花酒。一笑新香。又古詞云。明年此□□知誰健。且盡黃花酒。

茱萸酒

提要錄。北人九月九日以茱萸研酒。灑門戶間辟惡。亦有入鹽少許而飲之者。又云。男摘二九粒。女一九粒。以酒咽者。大能辟惡。王晉卿九日詞云。帶了黃花。強飲茱萸酒。又山谷詞云。茱糝菊英浮醑。報蒼風光有處。權德輿詩云。酒泛茱萸晚易嚥。

桑落酒

齊民要術。桑落酒法。用九月九日作。水麴米皆以九斗爲準。續古今注云。索郎酒者。桑落時美。故以爲言。按此卽是反語爾。寰海志曰。桑落河出馬乳酒。羌人兼葡萄壓之。晉宣帝時來獻。九日賜百寮飲焉。一云。桑落酒出蒲中。庾信就蒲州刺史乞酒詩曰。蒲城桑落酒。灞岸菊花秋。願持河朔飲。分獻東陵侯。又信詩曰。忽聞桑葉落。正值菊花開。杜甫九日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

御賜酒

皇朝歲時記。重九日。賜臣下糕酒。大率如社日。但插以菊花。

餌餻糕

玉燭寶典。九日食餌者。其時黍稌並收。以黏米加味。觸類嘗新。遂成積習。周官籩人職曰。羞籩之實。糗餌粉餈。注云。糗餌者。秬米屑蒸之。加以棗豆之味。卽今餌餻也。方言謂之糕。或謂之餈。

密糖糙

壺中贅錄。楚辭云。粔籹蜜餌。卽糖糙也。干寶注周官云。籩人所掌。糗餌粉餈。以豆末和屑米而蒸。今糖糙是也。

麻葛糕

唐六典。膳部有節日食料。註云。九月九日以麻葛爲糕。文昌雜錄云。唐歲時節物。九月九日則有茱萸酒菊花糕。

棗栗糕

皇朝歲時雜記。二社、重陽尙食糕。而重陽爲盛。大率以棗爲之。或加以栗。亦有用肉者。有麪糕黃米糕。或爲花糕。

百事糕

歲時雜記。重九日天欲明時。以片糕搭小兒頭上。乳保祝禱云。百事皆高。

萬象糕

皇朝歲時雜記。國家大禮。常以九月宗祀明堂。故公厨重九作糕。多以小泥象糝列糕上。名曰萬象糕。

獅蠻糕

東京夢華錄。都人重九前一二日。各以粉麪蒸糕。更相遺送。上插剪綵小旗。摻餖果實。如石榴子栗黃銀杏松子肉之類。又以粉作獅子蠻王之狀。置糕于上。謂之獅蠻糕。

食鹿糕

歲時雜記。民間九日作糕。每糕上置小鹿子數枚。號曰食祿糕。

請客糕

嘉話錄。袁師德、給事中高之子。九日。出糕謂坐客曰。某不忍喫。請諸君食。

迎涼脯

金門歲節記。洛陽人家重陽作迎涼脯、羊肝餅。及佩瓔水符。

綵繒花

歲時雜記。都城人家婦女剪綵繒爲茱萸菊木芙蓉花。以相送遺。

用糕事

苕溪漁隱叢話。寒食詩古人多用餳事。九日詩未有用糕事者。惟崔德符和居人九丁詩云。老頭未易看清涼。折取蕭蕭滿把黃。歸去乞錢煩里社。買糕沽酒作重陽。

使茱字

容齋隨筆。劉夢得云。詩中用茱萸字者凡三人。杜甫云。醉把茱萸子細看。王維云。遍插茱萸少一人。朱放云。學他年少插茱萸。二君所用。杜公爲優。余觀唐人七言用此者又十餘家。漫錄於後。王昌齡茱萸插髻花宜壽。戴叔倫插髻茱萸來未盡。盧綸茱萸一朵盈華鬢。權德輿酒泛茱萸晚易嘘。白居易舞鬟擺落茱萸房。茱萸色淺未經霜。楊衡強插茱萸隨衆人。張謂茱萸凡作幾年新。耿湋髮稀那敢插茱萸。劉商郵筒不解□茱萸。崔魯茱萸冷吹溪口香。周賀茱萸一尊前比之杜句。俱不侔矣。

歲時廣記卷三十五

重九中

遊龍山

晉陶潛孟府君傳。嘉爲征西大將軍謙國桓溫參軍。君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佐吏畢集。皆一時豪邁。有風吹君帽墮落。溫謂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君不自覺。良久如廁。溫授孫盛紙筆令嘲之。文成。以着君坐。君歸見嘲笑。而請筆作答。了不容思。按寰宇記。龍山在荆州西門外。今有落帽臺存焉。李白詩云。九日龍山飲。黃花笑逐臣。醉看風落帽。舞愛月留人。韓文公詩云。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帽吹。李漢老詞云。涼風吹帽。橫槊試登高。想見征西舊事。龍山會賓主俱豪。詩云。古來重九皆如此。無復龍山劇孟嘉。杜子美詩云。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東坡亦有詞云。酒力漸消風力緊。颼颼。破帽多情恰戀頭。

遊牛山

列子。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史孔、梁邱據從之泣。晏子獨笑於傍曰。吾君方將破菱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慚焉。杜公九日詩云。江涵秋影雁南飛。與客攜壺上翠微。塵世相逢開口笑。菊花須插

滿頭歸。但將酩酊酬佳節。不用登臨怨落暉。古往今來只如此。牛山何必淚沾衣。（牛山雖非重九事。以杜詩引用。故錄。）山谷九日詞云。幾回笑口能開。少年不肯重來。借問牛山戲馬。今爲誰姓池臺。

望楚山

襄陽記。望楚山有三名。一名馬鞍山。一名災山。宋元嘉中。武陵王駿爲刺史。屢登之。鄙其舊名。望郢山。因改望楚山。後遂龍飛。是孝武所望之處。時人號爲鳳嶺。高處有三登。卽劉宏、山簡九日宴賞之所也。

讌湖山

臨海記。郡北四十步有湖山。山甚平正。可數百人坐。民俗極重。每九日菊酒之辰。讌會於此山者。常至三四百人。

宴仙山

圖經。福州九仙山。昔越王以九月九日宴於此山。至今有石罇存焉。

過南臺

蕭子顯齊書。宋武帝姓劉。名裕。爲宋公時。在彭城。九月九日。遊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爲舊準。李白詩云。遙羨重陽乍。應過戲馬臺。陳后山詩云。南臺二謝風流絕。準擬歸來古錦囊。注云。戲馬臺也。又曰。九日風光堪落帽。中年懷抱更登臺。又東坡詞云。點點樓頭雨細。重重江水平湖。當年戲馬會東徐。（東徐卽彭城也。）僧皎然詩云。重陽荆楚尚。高會此難陪。偶見登龍客。同遊戲馬臺。

登商館

南齊書。高祖錄。九月九日登商飈館。在孫陵岡曲街也。世呼爲九日臺。

宴瓊林

楊文公談苑。至道二年重陽。皇太子諸王宴瓊林苑。教坊以夫子爲戲。賓客李至言於東朝曰。唐太和中。樂府以此爲戲。追賞遽令止之。笞伶人以懲失禮。魯哀公以儒爲戲。尚不可。況敢及先聖乎。東朝驚嘆。白於上而禁止之。此戲遂絕。

閉東閣

古今詩話。唐李商隱字義山。號玉溪生。依令狐楚。以牋奏受其學。後其子綯有韋平之拜。寖疎商隱。重陽日。造其廳事。題詩於屏風云。曾共山翁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遂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宮貴施行馬。東閣無因得再窺。綯覩之慚恨。扃閉此廳。終身不處。東坡九日詩云。聞道郎君閉東閣。且容老子上南樓。又云。南屏老宿閑相過。東閣郎君懶重尋。

記滕閣

摭言。唐王勃、字子安。太原人也。六歲能文。詞章蓋世。年十三。侍父宦遊江左。舟次馬當。寓目山半古祠。危闌跨水。飛閣懸崖。勃乃登岸閑步。見大門當道。榜曰中元水府之神。禁庭嚴肅。侍衞猙獰。勃詣殿砌瞻仰。稽首返回。歸路遇老叟。年高貌古。骨秀神清。坐於磯上。與勃長揖曰。子非王勃乎。勃心驚異。虛己正容。談

論款密。叟曰。來日重九。南昌都督命客作滕王閣序。子有清才。盍往賦之。勃曰。此去南昌七百餘里。今日已九月八矣。夫復何言。叟曰。子誠能往。吾當助清風一席。勃欣然再拜。且謝且辭。問叟仙邪神耶。心祛未悟。叟笑曰。吾中元水府君也。歸帆當以濡毫均甘。勃即登舟。翌旦昧爽。已抵南昌。會府帥閻公宴僚屬於滕王閣。時公有婿吳子章。喜爲文詞。公欲誇之賓友。乃宿搆滕王閣序。俟賓合而出爲之。若即席而就者。既會。公果授簡諸客。諸客辭。次至勃。勃輒受。公既非意。色甚不怡。歸內閣。密囑數吏伺勃下筆。當以口報。一吏即報曰。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此亦儒生常談耳。一吏復報曰。星分翼軫。天接衡廬。公曰。故事也。又報曰。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公即不語。俄而數吏沓至以報。公但頷頤而已。至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公矍然拊几曰。此天才也。頃而文成。公大悅。復出主席。謂勃曰。子之文章。必有神助。使帝子聲流千古。老夫名聞他年。洪都風月增輝。江山無價。皆子之力也。徧示坐客。嘆服。俄子章卒然叱勃曰。三尺小兒。童敢將陳文以誑主公。因對公覆誦。了無遺忘。坐客驚駭。公亦疑之。王勃湛然徐語曰。陳文有詩乎。子章曰。無詩。勃亦了不締思。揮毫落紙作詩曰。滕王高閣臨江渚。佩玉鳴鑾罷歌舞。畫棟朝飛南浦雲。珠簾暮捲西山雨。閒雲潭影日悠悠。物換星移幾度秋。閣中帝子今何在。檻外長江空自流。子章聞之。大慙而退。公私讌勃。寵渥荐臻。既行。謝以五百縑。遂至故地。而叟已先坐磯石矣。勃拜以謝曰。府君既借好風。又教不敏。當具菲禮以荅神庥。叟笑曰。幸毋相忘。儻過長盧。焚陰錢十萬。吾有未償薄債。勃領命。復告叟曰。某之窮通壽夭何如。叟曰。子氣清體羸。神激骨弱。雖有高才。秀而不實。言畢。冉冉沒於

水際。勃聞此。厭厭不樂。過長蘆而忘叟之祝。俄有羣烏集檣。拖橈弗進。勃曰。此何處。舟師曰。長蘆也。勃恍然。取陰錢如數焚之而去。羅隱詩曰。□□有意憐才子。欻忽威靈助去程。一席清風雷電疾。滿碑佳句雪冰清。煥然麗藻傳千古。赫爾英名動兩京。若匪幽冥□□客。至今佳景絕無聲。後之人又作傾盃序云。昔有王生。冠世文章。嘗隨舊遊江渚。偶爾停舟寓目。遙望江祠。依依陌上。閑步恭詣殿砌。稽首瞻仰。返回歸路。遇老叟坐于磯石。貌純古。因語□子非王勃是。致生驚詢之。片餉方悟。子有清才。幸對滕王高閣。可作當年詞賦。汝但上舟。休慮迢迢。仗清風去。到筵中下筆。華麗如神助。○會俊侶。面如玉。大夫久坐覺生怒。報云落霞並飛孤鶩。秋水長天。一色澄素。閣公竦然。復坐華筵。次詩引序。道鳴鸞佩玉鏘鏘。罷歌舞。○棟雲飛過南浦。暮簾捲向西山雨。閑雲潭影。淡淡悠悠。物換星移。幾度寒暑。閣中帝子。悄悄垂名。在於何處。算長江儼然自東去。

為時讌

齊人月令。重陽之日。必以餻酒登高眺迥。為時讌之遊賞。以暢秋志。酒必採茱萸甘菊以泛之。既醉而還。

藉野飲

荊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藉野宴飲。

出郊外

皇朝東京錄。重陽日。都人多出郊外登高。如倉王廟、梁王城、四里橋、毛駝岡、獨樂岡、愁臺、硯臺等處聚宴。

得別會

唐史。韋綬爲集賢院學士。九月九日宴羣臣曲江。綬請集賢學士得別會。帝一一順聽。

任追賞

唐史李泌傳。貞元勅。九月九日。宜任百寮追賞。

再宴集

歲時雜記。都城士庶。多於重九後一日。再集宴賞。號小重陽。李太白詩云。昨日登高罷。今朝再舉觴。菊花何太苦。遭此兩重陽。山谷詞云。茱萸黃菊年年事。十日還將九日看。前輩詩云。九日黃花十日看。又云。十日重看九月花。

遺親識

歲時雜記。都人遇重九。以酒果餻等送諸女家。或遺親識。其上插菊花。撒石榴子栗黃。或插小紅旗。長二三寸。又埴泥爲文殊菩薩騎獅子像。蠻人牽之。以置餻上。

無飲宴

歲時雜記。重九。京都士人飲燕者不甚多。禁苑賜宴久不講。民間不甚異。常時凡諸節序。唯冬至、寒食。雖小巷亦喧喧然者。以許士庶賭博。小人競利喜爲之。清高放曠之風。則寂焉矣。

爲菊飲

韋綬爲集賢罷。九月九日。帝爲黃花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綬。卽遣使持往。

御製詩

抒情詩。唐宣宗因重陽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協力共安邊。宰臣已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謨詩最出衆。其兩聯云。四方無事事。神豫杪秋來。八水寒光起。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拜謝。羣臣聳視。魏有得色。極歡而罷。

廣絕句

謝無逸溪堂集云。潘邠老有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今去重陽四日而風雨大作。遂用邠老之句廣爲三絕云。滿城風雨近重陽。無奈黃花惱意香。雪浪翻天迷赤壁。令人西望憶潘郎。滿城風雨近重陽。不見修文地下郎。想得武昌門外柳。垂垂老葉半青黃。滿城風雨近重陽。安得斯人共一觴。欲問小馮今健否。雲中孤雁不成行。

進謊詞

荊楚歲時記。重九日常有疎雨冷風。俗呼爲催禾雨。前輩詞云。疎風冷雨。此日還重九。康伯可在翰苑日。常重九遇雨。奉詔撰詞。伯可口占望江南一闋進云。重陽日。四望雨垂垂。戲馬臺前泥拍肚。龍山會上水平臍。直浸到東籬菜萸伴黃菊。濕滋滋。落帽孟嘉尋窮笠。休官陶令覓簑衣。兩个一身泥。上爲之啓齒。滋音齎。

嘲射詩

啓顏錄。唐宋國公蕭瑀不解射。九月九日賜射。蕭瑀箭俱不著垛。一無所獲。歐陽詢詠之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併擎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後唐宗見此詩。乃謂蕭瑀曰。此乃是歐陽詢四十字章疏也。自是蕭與詢有隙。

號詞客

蕙畝拾英集。錦官官妓尹氏。時號爲詩客。今蜀中有詩客傳是也。詩客有女弟工詞。號詞客。亦有傳。蔡尹因重九令賦詞。以九爲韻。不得用重九字。卽席作西江月云。韓愈文章蓋世。謝安才貌風流。良辰開宴在西樓。敢勸一巵芳酒。記得南宮高第。弟兄都占鰲頭。金爐玉殿瑞香浮。名在甲科第九。（蔡公兄弟皆擢甲科而皆第九。）詞客本士族。蔡尹情而與之出籍。王帥繼鎭。聞其名。追之。時郡人從帥遊錦江。王公命作詞。且以詞之工拙爲去留。遂請題與韻。令作玉樓春以呈。一坐咨賞。會罷釋之。詞云。浣花溪上風光主。宴集瀛仙開幕府。商巖本是作霖人。也使閑花沾雨露。誰憐民族傳簪組。狂迹偶爲風月誤。願教朱戶柳藏春。莫作飄零堤上絮。

唱歌聲

江南野史。唐尹氏姿容頗麗。性識敏慧。不因保母。而妙善唱歌。因重陽與羣女戲登南山文峯。同輩命之歌。尹乃顰眉緩頰。怡然一兩聲。達數十里。故俗耆舊云。尹氏之歌。聞于長安。

符異識

南唐近事。陳喬、張俄重陽登高于北山湖亭。不奏聲樂。因吟杜工部九日宴藍田崔氏庄詩。其末句云。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員外郎趙宣父時亦在集。感慨流涕者數四。舉坐異之。未幾趙卒。

講武事

南齊書。南齊以九月九日馬射。或說秋金氣。講習武事。象漢立秋之禮。又晉禮志。九月九日馬射云。秋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六

重九下

獵沙苑

廣德神異錄。天寶十三年重陽日。玄宗獵于沙苑。時雲間有孤鶴回翔。玄宗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帶箭徐墜。將及地丈許。欻然矯翼。由西南飛逝。萬衆極目。良久乃滅。先是益州城西有明月觀。松桂深寂。非修習精確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一歲率三四至。風局清古。甚爲道流之所傾仰。忽一日。自外至。神采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當留之壁間。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愼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後玄宗避亂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境。因遍諸院。既入斯堂。忽覩挂箭。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上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具以實對。卽視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佐卿卽中箭孤鶴爾。當日蓋自沙苑翻飛而至於此。玄宗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無復有遇佐卿者。東坡作赤壁賦。指道士爲孤鶴。豈非暗用此事乎。

授天册

漢天師家傳。眞人張道陵。於桓帝永壽元年。領弟子王長、趙昇、往雲臺治。築壇安爐。復鍊大丹。丹成服之。

浴於水。有神光。二年九月九日。在巴西赤城渠亭山中。太上遣使者持玉册。授正一眞人之號。因謂長、昇曰。吾有丹在煉丹亭上金盂中。汝二子可分餌。今日當隨吾矣。是日停午之際。復見一人。朱衣青襟。曳履持版。一人黑幘綃衣。結履佩劍。各捧玉函。從朱衣使者。趨前再拜曰。奉上清眞符。追眞人於閬苑。須臾。東北二十四人。皆龍虎鸞鶴之騎。各執青幢絳節。獅子辟邪。天騶甲卒皆至。稱景陽吏。卽有黑龍駕一紫軿。玉女二人。引眞人與夫人雍氏登車。前導後從。天樂隱隱。迎至一處。瓊樓玉閣。闕上金牌玉字曰。太玄都省正一眞人闕。眞人與夫人同入。昇于寶臺。萬神趨賀。羣仙頂謁。唐肅宗御贊曰。德自清虛。聖教之實。或隱或見。是樸是質。靖處瓊堂。焚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爲正一。

鍊金丹

女仙錄。孫夫人。三天法師張道陵妻也。同隱龍虎山。修三元默朝之道。積年累有感降。天師得黃帝龍虎中丹之術。丹成能服之。分形散景。坐在立亡。天師自鄱陽入嵩高山。得隱世制命之術。能策召鬼神。時海內紛擾。在位多危。又大道凋喪。不足以拯危佐世。年五十。方修道。及丹成。又二十年。術用精妙。遂入蜀。遊名山。率身行教。夫人栖眞江表。道化甚行。以永嘉元年到蜀。居陽平治。鍊金液還丹。依太一元君所授黃帝之法。積年丹成。變形飛化。無所不能。以桓帝永壽二年丙申九月九日。與天師於閬中雲臺山白日昇天。位於上眞。

開花神

續仙傳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不知何許人也遊行天下人久見之然莫測其壽多醉於城市間周寶舊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延遇禮重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寶召之師敬益甚每自歌曰琴彈碧玉調藥鍊白朱砂解醞頃刻酒能開非時花寶嘗試之悉有驗鶴林寺有杜鵑花寺僧相傳云貞元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其根來種之每至春末盛開或窺見三女子紅裳豔麗往來花下人有摘者必爲所祟俗傳女子花神也花之繁盛異於常花其花欲開報探分數節使賓僚官屬繼日賞玩其後一城士女無不酒樂遊從寶一日謂七七曰鶴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之花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乎七七曰可也乃前二日往鶴林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妾爲上元所命下司此花然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當歸閬苑今特與道者共開之來日晨起寺僧忽訝花漸折藥及九日爛漫如春乃以聞寶與一城士庶驚異之遊賞復如春間數日花俄不見後兵火焚寺樹失根株信歸閬苑矣東坡守錢塘觀菩提寺南澗堂杜鵑詩云南澗杜鵑天下無披香殿上紅氍毹鶴林兵火眞一夢不歸閬苑歸西湖又和述古冬日牡丹詩云當時只道鶴林仙能遣秋花發杜鵑誰信詩能回造化直教霜柮放春妍又云安得道人殷七七不論時節遣開花

遇仙方

列仙傳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宇疎秀酒酣據扃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漫說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時隣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儔曰此非塵俗人也乃

起致敬。願解所歌之意。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丈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許至日。絕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懷中一短卷授許曰。此返老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卽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怠。歲數百而有少容。行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尾閭乃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氣之所。亦名尾閭。若此不禁。滄溟可竭矣。九轉神丹都漫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芽白雪。嬰兒姹女。皆不歸一也。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丹)關下穴者。謂取鹿角一雙。每三寸長截之。東流河水浸。刷去土。每斤入楮實子一兩。黃蠟、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外用一器貯熱水旋添。候數日足。取出削去黑皮服之。

夢暑藥

夷堅甲志。虞并甫。紹興二十八年自渠州守召至行在。憩北郭外接待院。因道中冒暑得疾。泄痢連月。重九日。夢至一處。類神仙居。一人被服如仙官。延之坐。視壁間有韻語一方。讀之數過。其詞曰。暑毒在脾。濕氣連腳。不泄則痢。不痢則瘧。獨煉雄黃。烝麴和藥。甘草作湯。服之安樂。別作治療。方家之錯。夢回。尙能記。卽錄之。蓋治暑泄方。如方服之。遂愈。

異苑。庾紹之與宗協爲中表之親。桓玄時。紹之爲湘水太守。病亡。後協遇重九日。政飲茱萸酒次。俄一小兒通云。庾太守請見。須臾。紹之忽至。協與坐敍闊。因問以鬼神生死之事。頃之求飲。協以酒飲之。紹之執杯便置。遽曰。酒有茱萸氣。倏爾不見。審是則茱萸辟邪惡可知矣。

借書籍

續搜神記。有一書生居吳。自稱胡博士。以經傳教授。假借諸經書。涉數載。忽不復見。後九月九日。人相與登山遊觀。但聞講誦之聲。尋覓有一空塚。入數步。羣狸羅坐。見人迸走。唯有一狸獨不能去。乃是常假書者。

置藥市

四川記。唐王昌遇、梓州人。得道。號元子。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上昇。自是以來。天下貨藥輩。皆於九月初集梓州城。八日夜於州院街易元龍池中。貨其所賚之藥。川俗因謂之藥市。遞明而散。逮國朝天聖中。燕龍圖肅知郡事。又展爲三日。至十一日而罷。藥市之起。自唐王昌遇始也。

吸藥氣

四川記。成都九月九日爲藥市。詰旦。盡一川所出藥草異物與道人畢集。帥守置酒行市以樂之。別設酒以犒道人。是日早。士人盡入市中。相傳以爲吸藥氣愈疾。令人康甯。是日雨。云有仙人在其中。張仲殊作望江南以詠之曰。成都好。藥市晏遊閒。步出五門鳴劍佩。別登三島看神仙。縹緲結靈烟。雲影裏。歌吹暖

霜天。何用菊花浮玉醴。願求朱草化金丹。一粒定長年。

請證明

夷堅志。池州貴池縣有妙因寺。僧子深主之。壯歲遊方。參請步歷不倦。而饌飲之間。不擇葷素。皆以爲泛常流耳。乾道九年九月九日。所善柯伯詹過之。留飲數杯。將徹。忽語詹曰。子今日爲我證明。詹曰。聞師此說久矣。只恐未必了得。僧作色言。吾今撒手便行。不比常時。子盍少駐。即入寮中。使童行鳴鼓集衆。已而端坐索筆書曰。衲僧日日是好日。要行便行毋固。必虛空天子夜行船。摩訶般若波羅密。擲筆而化。

作齋會

東京夢華錄。京都諸禪寺九日各有齋會。惟開寶寺仁王院有獅子會。諸僧皆坐獅子上作法事講說。

煉陽炁

歲時雜記。九者老陽之數。九月九日。謂之重陽。道家謂老君九月九日生。取諸此也。仙人道士。所以銷陰鍊陽爲君子。當法此以自強不息。何暇登山肆飲耶。

消陽厄

仙書。茱萸爲辟邪翁。菊花延壽。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

種罌粟

提要錄。重九日宜種罌粟。早午晚三時種。開花三品。按本草名罌粟子。味甘平無毒。主丹石發動不下食

者。和竹瀝煮作粥食之。極美。一名象穀。一名米囊。一名御米花。圖經云。種之甚難。圃人隔年糞地。九月布子。涉冬至春始生苗。極繁茂矣。不爾。種之多不出。亦不茂。俟其餅焦黃。則採之。衍義曰。研末以水煎。仍加蜜爲罌粟湯。服石人甚宜飲之。

收枸杞

四時纂要云。重九日。收枸杞浸酒飲。不老不白。去一切風。淮南枕中記著西河女子服枸杞法云。正月上寅採根。二月上卯治服之。三月上辰採莖。四月上巳治服之。五月上午採葉。六月上未治服之。七月上申採花。八月上酉治服之。九月上戌採子。十月上亥治服之。十一月上子採根。十二月上丑治服之。又有幷花實根莖作煎。及單榨子汁煎膏服之。其功並等。輕身益壽。

養白鷄

墓書。養白鷄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綵長五寸。係鷄頸。將鷄于名山。放鷄著山。仰頭呪曰。必存鳴晨。雞心開悟。

餧肥鷄

集正歷。九月九日。採荏子餧鷄令肥。

必里遲

燕北雜記。戎主九月九日打圍斗射虎。少者輸重九一筵席。射罷。于高地處卓帳。與番臣漢臣登高飲菊

花酒。兔肝切生。以鹿舌醬拌食之。番呼此節爲必里遲離。漢人譯云。九月九日也。

歲時廣記卷三十七

小春

禮記月令曰。孟冬之月。律中應鐘。注云。陰應於陽。轉成其功。是月也。坤卦上六。純陰用事。將生少陽。又初學記云。冬月之陽。萬物歸之。以其温煖如春。故謂之小春。亦云小陽春。

賜錦段

皇朝歲時雜記。十月朔。京師將校禁衛以上。並賜錦袍。皆服之以謝。三日。近侍宗室侯伯預賜者。但賜錦段。以將公服領袖。若尚褻之製。或戲曰。看看將相近侍。總去鏡匣裏伸出頭來也。邊方大帥都漕正任侯皆賜錦袍。舊河北、陝西、河東轉運使副無此賜。祖宗朝有人自陳。乃賜衣襖。諸軍將校皆賜錦袍。

賜錦袍

續翰林志。李昉赴玉堂賜宴詩後序云。今日之盛。其事有七。新賜衣帶鞍馬。十月朔錦袍。特定草麻例物。改賜內庫法酒。俸給見錢。給親事官隨從。就院勅設。

賜冬襖

楊文公談苑。國朝之制。文武官諸軍校在京者。十月旦皆賜衣服。其在外者。賜中冬衣襖。又錢惟演金坡遺事載舊規云。十月初。別賜長襖子。國初以來。賜翠毛錦。太宗改賜黃盤雕。

賜季衣

皇朝歲時雜記。十月朔。百官自陞朝以上。皆賜夾公服衣著。將士亦是日賜夾袍。將校禁旅亦皆及。唯宗室甚厚。謂之四季衣。春、冬、端五、十月一日也。

賜時服

滹水燕談。陞朝官每歲初冬賜時服。止于單袍。太祖訝方冬猶賜單衣。命錫以袷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則用袷。

賜茶酒

皇朝歲時雜記。朝堂諸位。自十月朔設火。每起居退。賜茶酒。盡正月終。每遇大寒陰雪。就漏舍賜酒肉。

進爐炭

東京夢華錄。十月朔有司進煖爐炭。民間皆置酒作煖爐會。又呂原明歲時雜記。京人十月朔沃酒。及炙臠肉於爐中。圍坐飲喝。謂之煖爐。

開火禁

皇朝歲時雜記。大內火禁甚嚴。自十月朔許置火。盡正月終。近歲多春寒。常特展火禁五日。亦不過展。

朝陵寢

東京夢華錄。十月朔。都城士庶皆出城饗墳。禁中車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車馬亦如寒食節。城

市內外。已於九月下旬賣冥衣靴鞋席帽衣段。以備此朔燒獻。

拜墓塋

河南程氏遺書。拜墳則十月一日拜之。感霜露也。寒食節又從常禮祭之。飲食則稱家有無。

修齋會

歲時雜記。十月朔。在京僧寺以薪炭出於檀施。是日。必開爐。上堂作齋會。

食黍臘

太清草木方。十月一日。宜食麻豆鑽。荊楚歲時記云。人皆食黍臘。則炊乾飯。以麻豆棄沃之。鑽卽黍臘也。

上饘飩

盧公範饋餉儀。十月一日。上蕎麥野雞饘飩。

作燋糖

唐雜錄。十月一日。夔俗作蒸裹燋糖爲節物。杜甫十月一日詩云。蒸裹如干室。燋糖幸一柈。柈與盤同。

送縑綿

歲時記。十月朔。人家送親黨薪炭酒肉縑綿。新嫁女送火爐。

占麻麥

四時纂要。十月朔日風雨者旱。夏水。麻子貴十倍。二日雨。貴五倍。一云。來年麥善。晦日同占。

卜米穀

四時纂要。十月朔日。風從東來。糴賤。從西來。春貴。朔日風寒。正月米貴。大雨大貴。小雨小貴。

崇道教

正一旨要。十月一日。道家謂之民歲臘。五帝校定生人祿料。官爵壽算。疾病輕重。其日可謝罪請添算壽。祭祀。先沐浴于玄祖。愼勿多食。淫昏醉睡。可念善禮拜。

請福壽

道書。十月一日。爲成物之日。東皇大帝生辰。五方五帝奏會之日。宜祈福請算。

獲仙藥

原化記。大歷初。鍾陵客崔希眞家於郡西。善鼓瑟。工繪事。好修養之術。嘗十月朔大雪晨出。見一老父。蓑笠避雪門下。希眞異之。請入。既去蓑笠。見其神色毛骨。知爲非常人也。益敬之。遂獻湯餅及松花酒。老父曰。花酒無味。野人有物。能令其醇美。乃於懷中取藥一凡。黃色而堅。以石扣置酒中。頓見甘美。復以數丸相遺。請問。老父笑而不答。希眞入宅。于窗隙窺之。見老父於幄前畫素上。如有所圖。俄忽失之。希眞視幄中。得圖焉。有三人二樹一白鹿一藥笈。筆勢清絕。似非意所及。希眞後將圖幷藥詣茅山李涵光天師曰。此眞人葛洪第三子所畫。其藥乃千歲松膠也。

下元

道經曰。十月十五日。謂之下元令節。是日宜齋戒沐浴。靜慮澄心。酌水獻花。朝眞禮聖。可以滅罪消愆。延年益壽。

宜崇福

正一旨要。下元日。九江水帝十二河源溪谷大神與暘谷神水府靈官。同下人間。校定生人罪福。又下元三品解厄水官。主錄百司。檢察人間善惡。上詣天闕進呈。大宜崇福。

罷觀燈

皇朝歲時雜記。開寶元年。詔中元張燈三夜。唯正門不設燈。上御寬仁樓。卽今東華門也。太平興國四年。設下元燈。依中元例張燈三夜。淳化元年。詔罷中元、下元觀燈。

上靈廟

干寶搜神記。漢代十月十五日宮中故事。以豚洒上靈女廟。吹塤擊筑。奏上弦之曲。連臂踏歌赤鳳來之曲。乃巫俗也。

昇仙天

列仙傳。十月十五日。衡嶽何眞人昇仙日。又神烈眞君同弟子四人飛昇日。又普慧鍾離眞人飛昇日。又主眞人尸解日。

戴棘時

燕北雜記。十月內。五京進紙。造小衣甲幷鎗刀器械各一萬副。十五日一時堆垛。戎主與押番臣寮。望木葉山奠酒拜。用番字書狀一紙。同焚燒。□木葉山神。云寄庫。番呼此爲戴辣。漢人譯云。戴是燒。辣是甲。

（原缺十七行每行十八字）

歲時廣記卷三十八

冬至

通歷及高氏小史曰。地皇氏以十一月爲冬至。歷義疏云。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極也。太陰之氣。上干於陽。太陽之氣。下極於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氣當易之。是以王者閉門閭。商旅不行。以其陽氣乘踊。君壽益長。是以冬賀也。亦以日之行天。至於巽維東南角。極之於此。故曰冬至。

一陽生

易復卦疏。陽氣始于剝盡之後。至陽氣復時。凡經七日。如褚氏、莊氏。並云五月一陰生。十一月一陽生。凡七月。而云七日不云月者。欲見陽長須速。故變月言日。易通卦驗云。冬至一陽生。配乾之初九。

七曜會

漢書。宦者淳于陵渠復太初歷。晦朔弦望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注云。謂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時。七曜皆會牽牛分度。又桓譚新論云。從天元已來。訖十月朔朝冬至。日月如連璧。

昴星見

尚書。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孔安國注云。日短。冬至之日也。昴曰武中星。亦以七星並正冬至三節也。傅亮冬至詩云。昴星殷仲冬。短晷窮南極。

辰星升

春秋考異郵曰日冬至辰星升

陰氣竭

淮南志天文訓曰冬至則斗北中繩陰氣竭陽氣萌故曰冬至爲德萬物閉藏蟄蟲首穴

陽氣萌

後漢陳寵奏冬至之日陽氣始萌故有芸荔之應月令曰芸始生荔挺出注云芸香荔馬薤是也宋傅亮冬至詩云柔荔迎時萋芳芸應節馥

南極長

左傳冬至日南極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杜甫詩冬至至後日初長

晝漏短

月令章句冬至日有三極晝漏極短去北極遠晷景極長

黃鍾通

漢律歷志天子以冬至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炭定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青景長極黃鍾通土炭輕而衡仰

君道長

漢雜事。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

元明天

呂氏春秋。冬至日行遠道周四極。命之曰元明天。

廣漠風

易緯。冬至則廣漠風至。庾闡詩云。漠風吹竹起。

會章月

前漢律歷志。參天九。兩地十。是謂會數。參天數二十五。兩地數二十。是爲朔望之會。以會數乘之。則周于朔旦冬至。是爲月會。以五位乘會數而朔旦冬至。是爲月章。

建子月

玉燭寶典。十一月建子。周之正月也。老杜詩云。荒村建子月。王昌齡詩云。駕幸溫泉日。嚴霜子月初。

得大統

史記封禪書。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統。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餘歲後復朔旦冬至。

通歷法

桓譚新論。通歷數家算法。推考其紀。從上古天元以來。訖十一月甲子夜半朔冬至。

觀日影

周禮。冬至日在牽牛。影長一丈三尺。夏至日在東井。影長一尺有五寸。

迎日至

易通卦驗。冬至始。人主與羣臣左右從樂五日。天下亦家家從樂五日。以迎日至之禮。鄭玄注云。從者就也。冬至。君臣俱就大司樂之官。臨其肆樂。祭天圜邱之樂。以爲祭祀莫大於此。

書雲物

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注云。至謂冬夏至也。

觀雲色

周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注云。鄭司農以二至二分。觀雲五色。青爲蟲。白爲喪。赤爲兵荒。黑爲水。黃爲豐。

祭皇天

晉禮志。十二月冬至。始祀皇天上帝于圜邱。以始祖有虞舜帝配。

祭昊天

隋禮儀志冬至之夜陽氣起於甲子既祭昊天宜在冬至自是冬至祀天
祀上帝

唐禮樂志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邱以高祖神堯皇帝配
祀五帝

禮記月令祀昊天上帝於圜邱注云冬至日祀五帝方及日月星辰禮於壇
成天文

易通卦驗冬至成天文鄭玄注云天文謂三光運行照天下冬至而數訖于是時也祭而成之所以報也
朝聖祖

嘉泰事類儀制令諸州聖祖殿冬至節州長吏率在城官朝謁
同正禮

唐禮樂志皇帝冬至受羣臣朝賀其日將士填諸街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皇帝服通天冠紗絳袍戶部禮部陳貢物並同元正賀禮惟冬至不奏祥瑞
排冬仗

皇朝歲時雜記冬至天子受朝賀俗謂之排冬仗百官皆衣朝服如大禮祭祀凡燕饗而朝服唯冬至正會爲然詳見元旦排正仗

用雅樂

國朝事始。乾德四年。詔太常寺大朝會復用二舞。先是晉天福末。戎虜亂華。中朝多事。遂廢之。至是始復。是歲冬至。御乾元殿。始用雅樂登歌。

奉賀表

嘉泰事類儀制令。冬至。發運監司官諸州長吏奉表賀。舊制遣使者如舊例。詳見元日。

如元旦

四人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禰。其進酒尊老。及謁賀君師耆老。一如正旦。

亞歲朝

宋書。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於歲朝。曹植冬至表云。亞歲迎祥。履長納慶。

若年節

東京夢華錄。京師最重冬至節。雖至貧者。一年之間。積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備辦飲食。享祀先祖。官放關撲。慶賀往來。一如年節。

號冬除

歲時雜記。冬至俗號亞歲。俗人遂以冬至前之夜爲冬除。大率多倣歲除故事而差略焉。提要錄謂之二除夜。

爲大節

歲時雜記。都城以寒食、冬、正爲三大節。自寒食至冬至。中無節序。故人間多相問遺。至獻節。或財力不及。故諺語云。肥冬瘦年。

盡九數

歲時雜記。鄙俗自冬至之次日。數九。凡九九八十一日。里巷多作九九詞。又云。九盡寒盡。伏盡熱盡。子由冬至詩云。似聞錢重柴炭輕。今年九九不難數。九九詞乃望江南。今行在修文巷有印本。言語鄙俚不錄。

添紅線

歲時記。晉、魏間。宮中以紅線量日影。冬至後日添長一線。杜甫至日遣興云。愁日愁隨一線長。古詞云。奈愁又愁無避處。愁隨一線口長。東坡詩云。更積微陽一線功。子由冬日卽事云。寒日初加一線長。臘酷添浸隔羅光。

增繡功

唐雜錄言。宮中以女功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山谷詩云。宮線添尺餘。藝苑雌黃云。一線之說。以杜甫小至詩考之。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浮灰。當以唐雜錄說爲是。故柳耆卿有繡工日永之詞。宋京有日約繡絣長一線之句。

進履鞾

宋書。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日之儀。又進履襪。魏國曹植冬至獻襪頌表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襪。所以迎福踐長。又酉陽雜俎云。北朝婦人。常以冬至進履襪。又韓。後魏北京司徒崔浩女儀。近古婦人常以冬至進履襪于舅姑。崔駰襪銘曰。建子之月。助養元氣。

戴陽巾

雲仙散錄載金門歲節曰。洛陽人家冬至煎餳綠珠。戴一陽巾。

玩冰筋

天寶遺事。冬至日。大雪霽。因寒。所結簷溜皆冰條。妃子使侍兒敲二條看玩。帝自晚朝視政迴。問妃子曰。所玩何物邪。妃子笑而答曰。妾玩冰筋也。帝曰。妃子聰慧。比象可愛。

貢煖犀

開元遺事。開元二年冬至。交趾國進犀一株。色如黃金。使者請以金盤置殿中。溫溫有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對曰。此辟寒犀也。頃自隋文帝時。曾進一株。直至今日。上甚悅。前輩詩曰。辟寒犀外凍雲平。

得特支

皇朝歲時雜記。在京諸軍。每年冬至。得大特支。唯南郊年既有賚。則更無特支。若改作明堂。祫享皆同。則既依郊賚。冬至又例有特支。

休假務

嘉泰事類假甯格。冬至假五日。又假寧令。諸假皆休務。

寢兵鼓

五禮通義。冬至所以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

住軍教

嘉泰事類軍防格。冬至諸軍住教三日。

泣囚獄

後漢盛吉爲廷尉。每年至節。獄囚當斷。妻夜秉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東坡庭事蕭然。三囚皆空。和前篇云。執筆對之泣。哀此繫中囚。

祝諸子

晉周顗傳。顗母李氏。字絡秀。生顗及嵩、謨。元帝時。並列顯位。常冬至。絡秀舉觴賜三子曰。爾等並貴列。吾復何憂。嵩曰。恐不如尊旨。顗志大才短。名重識暗。非自全之道。嵩性直。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常在母目下。阿奴、謨小字也。後皆如其言。

候赦法

風角書候赦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有風從巳上來。滿三日以上。必有大赦。

驗災旱

易通卦驗。冬至之日。見雲送迎。從下嚮。來歲大美。人民和。不疾疫。無雲送迎。德薄歲惡。故其雲赤者旱。黑者水。白者兵。黃者有土功。諸從日氣送迎其徵也。

卜壬日

清臺占法。冬至後一日得壬。災旱千里。二日得壬。小旱。三日得壬。平常。四日得壬。五穀豐熟。五日得壬。小水。六日得壬。大水。七日得壬。河決。八日得壬。海翻。九日得壬。禾麥大熟。十日得壬。五穀不成。

占人食

四時纂要云。以冬至日數至正月上午日。滿五十日。人食長一日。卽餘一月。食少一日。卽少一月食也。此最有據。

避賊風

黃帝針灸經。冬至之日。風從南來者。爲虛賊傷人也。

別寢處

庚申論。是月陰陽爭。至前後各五日。宜別寢。

食餛飩

歲時雜記。京師人家。冬至多食餛飩。故有冬餛飩年餌飣之說。又云。新節已故。皮鞋底破。大揑餛飩。一口一箇。

作豆粥

荊楚歲時記。共工氏有不才之子。以冬至死。爲疫鬼。畏赤小豆。故冬至日作赤豆粥以禳之。屏山先生至日詩云。豆糜厭勝憐荊俗。雲物書祥憶魯臺。

試穀種

崔實種穀法。以冬至日平勻五穀各一升。布囊盛北墻陰下埋之。冬至後十五日發取。平均最多者。歲宜之。一云五十日。

澆海棠

博聞錄。冬至日早。糟水澆海棠花根。其花分外鮮明。

奠黑山

燕北雜記。戎人冬至日。殺白馬白羊白雁。各取其生血代酒。戎主北望拜黑山。奠祭山神。言契丹死。魂爲黑山神所管。又彼人傳云。凡死人悉屬此山神。嘉泰事類遼錄云。虜中黑山。如中國之岱宗。云虜人死。魂皆歸此。每歲五京進人馬紙各萬餘事。祭山焚之。其禮甚嚴。非祭不敢近山。

歲時廣記卷第三十九

臘日

許愼說文曰。冬至後三戌爲臘。廣雅曰。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秦初曰臘。已而爲嘉平。祭部云。漢改爲臘。臘者獵也。因取獸以祭也。玉燭寶典云。臘者祭先祖蜡者報百神。同日異祭也。高堂除魏臺訪議曰。何以用臘。聞先師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水始於申。盛於子。終于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始于寅。盛于午。終于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始于亥。盛于卯。終于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始于巳。盛于酉。終于丑。故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始於未。盛于戌。終于辰。故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故漢火德以戌爲臘。魏土德以辰爲臘。晉金德以丑爲臘。謹按國朝事始云。建隆四年。太常博士和峴奏。唐以前。寅日蜡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享宗廟。開元定禮。三祭皆于臘辰。以應土德。聖朝火德。合以戌月爲臘。而以前七日辛卯便行蜡禮。恐未爲宜。下太常議。而請蜡百神、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日。

秦初臘

史記本紀。秦惠文君十二年初臘。

秦改臘

洞仙傳。茅濛、字初成。華陽人也。師鬼谷先生。受長生之術。後入華山。靜齋絕塵。修道合藥。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贏。帝若學之臘嘉平。始皇聞之。因改臘曰嘉平。欣然有尋仙志。

漢祠社

漢書。高祖十年春。有司奏令縣道常以春二月及臘。祠社稷以祓羊。

晉作樂

晉起居注。安帝隆安四年十二月辛丑臘祠作樂。

魏時祭

魏臺訪議。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特時祭之名爾。亦伊耆氏之蜡也。始臘蜡本一。

隋定令

隋禮儀志。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臘宗廟。開皇四年十一月。詔曰。古稱臘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稱蜡可也。後周用夏后之時。行姬氏之蜡。考諸先代。於義有違。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爲臘。

唐用周

唐書。則天初載二年。臘月己未。始用周臘。

莽改法

後漢書沛國陳咸爲廷尉監王莽篡位還家杜門不出莽改易漢法令及臘日咸言我先祖何知王氏臘也

賜御宴

提要錄唐制臘日賜宴及賜口脂面藥以翠管銀罌盛之杜甫臘日詩云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罌下九霄

賜御食

景龍文館記三年臘日帝於苑中召近臣賜臘晚自北門入於內殿賜食加口脂紅雪澡豆等又云賜口脂臘脂盛以碧縷牙簡

賜甲煎

皇朝歲時記臘日國朝舊不賜口脂面藥熙甯初始賜二府以大白金奩二小陶罌口脂甲煎各一并奩賜之

賜牙香

韓滉傳臘日賜銀合子駐顏膏牙香等綉香囊一枚

獻口脂

唐百官志。中尚署臘日獻口脂。

進香囊

唐六典。中尚署臘日進衣香囊。

製官藥

皇朝歲時記。臘日。政府以供堂錢製藥。分送諸廳。其後多分送藥材。如牛黃丹砂龍腦金銀箔之類。張杲卿執政日。獨以爲傷廉。不受。開封府及舊三司則集衆錢。合和均分。他官入錢皆得之。外郡亦然。

授仙藥

神仙傳。尹軌晉太康元年臘日過洛陽。授主人以神仙藥。

送風藥

歲時雜記。醫工以臘月獻藥。以風藥爲主。亦有獻口脂面藥及屠蘇者。

治諸藥

歲時雜記。凡治合圓劑。必用臘月。乃經夏不損。如牛胆釀天南星之類。皆用臘月。

上頭膏

太平御覽。盧公家範。凡臘日。上澡豆及頭膏面脂。

釀冬酒

泗人月令。十月上辛。命典饋漬麴釀冬酒。以供臘日祭祀。

造花餚

金門歲節。洛陽人家臘日造脂花餚。

得菟髓

風俗通。菟髓俗說臘正旦食得菟髓者。名之曰幸。賞以寒酒。幸者善祥。令人吉利也。

薰豕肉

歲時雜記。臘日以豕肉先糟熟掛灶側。至寒食取食之。楊誠齋詩曰。老夫病暑飯不能。先生饋肉香滿城。霜刀削下黃水精。月斧斫出紅松明。君家猪肥臘前作。是時雪沒吳山腳。公子彭生初解縛。糟邱挽上凌烟閣。試將一臠配雙螯。人間信有揚州鶴。

蓄猪脂

歲時雜記。臘日猪脂蓄之瓦罐。終歲爲唇馬之用。提要錄云。亦可治牛疥癩。

取兎頭

博濟方。治產難滑胎。臘月兎頭腦髓一箇。攤於紙上令勻。候乾。剪作符子。於面上書生字一箇。覺母陣痛時。用產母釵股夾定。燈焰上燒灰。盞盛。煎丁香酒調下。又勝金方。專治發腦後背及癰疽熱瘡惡瘡等。臘月兎頭細剉。入瓶內密封。愈久愈佳。塗帛上厚封。熱痛處如水頻換差。又抱樸子曰。兎壽千歲。五百歲毛

色變曰．又云．兎血和女丹服之．有神女二人來侍．可役使之．

乾兎髓

經驗方．催生丹．兎頭二箇．臘月內取頭中髓．塗放淨紙上．令風吹乾．入通明乳香二兩．碎入前乾兎髓同研．來日是臘．今日先研．就夜星宿下安桌子上．時果香茶同一處排定．須是潔淨齋戒．焚香望北帝拜告大道．弟子某修合救世上難產婦人藥．願威靈祐助此藥速令生產．禱告再拜．用紙帖同露之．次燒香．至來日日未出時．以猪肉和丸如鷄頭子大．用紙袋盛貯．透風處懸掛．每服一丸．醋湯下．良久未產．更用冷酒下一丸．卽產．此神仙方．絕驗．

掛牛膽

圖經本草．世多用風化石灰合百草圍末．治金瘡殊勝．今醫家或以臘月黃牛膽擂和．卻內膽中．掛之當風．百日研之．更勝草葉者．臘月者尤佳．

收狐膽

續傳信方．臘月收雄狐膽．若有人卒暴亡未移時者．溫水微研灌入喉卽活．常須預備救人．移時卽無及矣．又千金方云．惡刺．取狐屎灰臘月膏和封孔上．

灰烏鴉

本草．烏鴉平無毒．臘月者瓦餅泥煨燒爲灰飲下．治小兒癎及鬼魅．

煆牡蠣

經驗方。治一切渴。大牡蠣不拘多少。於臘月、端午日。黃泥裹煆通紅。收冷取出爲末。用活鯽魚煎湯調下一錢匕。小兒服半錢匕。只兩服差。

浴蠶種

集正歷。臘日取蠶種籠掛桑中。任霜霰雨雪飄凍。至立春日收。謂之天浴。蓋蛾子生有實有妄。妄者經寒凍後不復生。唯實者生蠶。則強健有收成也。

造臘燭

瑣碎錄。臘日砍竹浸水中一百日。取出曝乾。搥碎點照。光艷如蠟炬。

祠公社

禮記月令。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於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

祭先祖

風俗通。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先祖。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新故交接。畋獵大祭。以報功也。

報古賢

漢舊儀。臘者報鬼神古賢人有功于民者也。

祀灶神

搜神記。漢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嘗臘日晨炊。而灶神現形。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刲以祀之。暴至巨富。子孫職顯。後常臘日祀灶。

勞農夫

後漢禮儀志。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夫。大享臘。以送故也。

縱吏飲

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而不迎。

遣囚歸

後漢書。虞延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囚徒。各使歸家。並感其恩德。應期而還。

放囚還

南史。何胤仕齊爲建安太守。政有恩信。人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

免竊食

後漢書。韓卓字子助。陳留人。臘日。奴竊食祭其先人。卓義其心。卽白免之。

恕盜柴

陳留志。范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喬佯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臘日取此。欲與父母相歡娛耳。

罷獻兔

憲宗記。元和九年十一月戊子。罷京兆府獻狐兔。臘日舊獻狐兔。

取瘦羊

東觀漢記。甄宇、北海人。建武中青州從事。徵拜博士。每臘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稱分其肉。宇曰。不可。又欲投鈎。宇復恥之。宇因先自取其最瘦者。

發名花

卓異記。天授二年臘。卿相等詐稱上苑花開。請幸。則天許之。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皆發。羣臣咸服。東坡詩云。連夜開此花。又云。霜枝連夜發。

生春草

荆楚歲時記。臘鼓鳴。春草生。

治疥瘡

瑣碎錄。臘日空心用蒸餅捲猪板脂食之。不生瘡疥。久服。身體光滑。陳日華諸孫年年服之有效。

除瘟病

養生要訣。臘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傍。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瘟病。

辟疫鬼

淮南子畢萬術。臘日埋圓石於宅隅。雜以桃弧七枚。則無鬼疫。

打乾種

鳳臺塵史。安陸地宜稻。春雨不足。則謂之打乾種。蓋人牛種子倍費。元符己卯大旱。歲暮。農夫相告曰。來年又打乾矣。蓋臘月牛驅泥中則然。明年果然。

就寺浴

歲時雜記。京師士大夫臘日。多就僧寺澡浴。因飲宴或賦詩。不知其所起也。

醮天官

正一旨要。侯王臘日。五帝校定生人處所分野受祿降注三萬六千炁。其日可謝罪祈求延年益壽。安定百神。移易名位。回改名字。沐浴先亡。大醮天官。令人所求如願。求道必獲。此日不可聚會飲樂。可清靜經行山林有壇庭之處。行道存念三魂七魄。不得經營俗事。值臘月臘日是也。

籸（離）酧

燕北雜記。臘日戎主帶甲戎裝。應番漢臣諸司使已上。並戎裝。五更三點坐朝。動樂飲酒罷。各等第賜御甲羊馬。番呼此節爲籸離酧。漢人譯云。籸離是戰。酧是時。謂戰時也。

交年節

呂原明歲時雜記云。十二月二十四日。謂之交年節。其事又見東京夢華錄。他書未見載者。

醉司命

皇朝東京夢華錄。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請僧道看經。備香茶酒送神。燒合家替代錢紙。帖竈馬於竈上。以酒糟抹塗灶門。謂之醉司命。

誦經呪

歲時雜記。舊俗以爲七祀及百神。每歲十二月二十四日新舊更易。皆焚紙幣。誦道佛經呪。以送故迎新。而爲禳祈云。

照虛耗

歲時雜記。交年之夜。門及床下以至圊溷。皆燃燈。除夜亦然。謂之照虛耗。

掃屋宇

歲時雜記。唯交年日。掃屋宇無忌。不擇吉。諺云。交年日掃屋。不生塵埃。

賣備用

東京夢華錄。交年日已後。京師市井。皆買門神鍾馗桃符桃板。及財門鈍驢回頭鹿馬天行帖子。賣乾茄瓠馬牙菜膠牙餳之類。以備除夜之用。晁無咎詞云。殘臘初雪霽。梅白飄香藥。依前又還是迎春時候。大家都備竈馬門神酒酚酴酥。桃符盡書吉利。五更催驅儺爆竹起。虛耗都教退。交年換新歲。長保身榮貴。願與兒孫盡老。今生祝壽遐昌。年年共同守歲。

歲時廣記卷四十

歲除

禮記月令曰。是月也。日窮於次。月窮於紀。星迴于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是爲歲之終也。文選云。歲季月除。大蜡始節。故曰歲除。又曰除日、除夕、除夜。

有司儺

論語疏。儺、逐疫鬼也。爲陰陽之氣不節。癘鬼隨而作禍。故天子使方相氏黃金爲四目。熊皮爲帽。作儺儺之聲。以驅疫鬼。一年三遍爲之。故月令。季春命國儺。季秋天子乃儺。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注云。此月有癘鬼。將隨強陰出害人。故旁磔於四方之門。磔、禳也。東坡和子由除日見寄云。府卒來驅儺。矍鑠驚遠客。愁來豈有魔。煩汝爲禳磔。

鄉人儺

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晦庵注云。儺所以逐疫。周禮方相氏掌之。儺雖古禮、而近于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或曰。恐其驚先祖五祀之神。欲其依己而安也。

逐除儺

呂氏春秋季冬紀注曰。前歲一日。擊鼓驅疫癘之鬼。謂之逐除。亦曰儺。李綽秦中歲時記云。歲除日儺。皆

作鬼神狀。二老人名爲儺翁、儺母。東坡詩云。爆竹驚隣鬼。驅儺聚小兒。又古詞云。萬戶與千門。驅儺鼎沸。

驅鬼儺

禮緯云。高陽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一居若水。爲罔兩蜮鬼。一居人宮室區隅中。善驚人小兒。於是以正歲十二月。命禮官時儺。以索室中而驅疫鬼也。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爲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韓文公詩云。屑屑水帝魂。謝謝無餘輝。如何不肖子。尙奮瘧鬼威。又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儺。驅除羣癘。注云。儺、逐疫癘也。歲終之日。謂之淸涼室。

埋祟儺

皇朝東京夢華錄。除日。禁中呈大儺儀。並用皇城親事官諸班直。戴假面繡畫色衣。執金鎗龍旗。教坊使孟景初身品魁偉。揜全副金鍍銅甲。裝將軍。用鎭殿將軍二人。並介胄。裝門神。教坊南河炭醜惡魁肥。作判官。又裝鍾馗小妹土地灶神之類。共千餘人。自禁中驅祟出南薰門外轉龍灣。謂之埋祟而罷。

送疫儺

後漢禮儀志。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其儀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侲子。皆赤幘皂製。執大鼗。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作十二獸。裘衣毛角。中黃門行人冗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尙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陛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奏曰。侲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侲子和曰。甲作食殂。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

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爲糧。因作方相與十二獸舞。囉呼周徧前後省三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云。衞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衞士外。爲三部。更送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復渡還。

殿前儺

樂府雜錄。驅儺用方相氏四人。戴冠及面具。黃金爲四目。衣熊裘。執戈揚盾。口作儺儺之聲。以逐除也。侲子、五百小兒爲之。朱褶青襦面具。晦日於紫宸殿前儺。張宮懸樂。

大內儺

南部新書。歲除日。太常卿領官屬樂吏。護童侲子千人。晚入內。至夜。於寢殿前儺。燃蠟具。燎沉檀。熒煌如晝。上與親王妃子以下觀之。其夕賞賜最厚。王建宮詞云。金吾除夜進儺名。畫袴朱衣四隊行。院院燒燈如白日。沉香火底坐吹笙。

夢鍾馗

唐逸史。明皇開元講武驪山。翠華還宮。上不悅。因痁疾作。晝寢。夢一小兒。衣絳犢鼻。跣一足。履一足。腰懸一履。搢一筠扇。盜太眞綉香囊及上玉笛。遶殿奔戲上前。上叱問之。小鬼奏曰。臣乃虛耗也。上曰。未聞虛

耗之名。小鬼奏曰。虛者望空虛中盜人物如戲。耗卽耗人家喜事成憂。上欲怒。呼武士。俄見一大鬼。頂破帽。衣藍袍。繫角帶。靸朝靴。徑捉小鬼。先刳其目。然後擘而啖之。上問大者。爾何人也。奏云。臣終南山進士鍾馗也。因武德年中應舉不捷。羞歸故里。觸殿階而死。是時奉旨賜綠袍以葬之。感恩發誓。與我王除天下虛耗妖孽之事。言訖夢覺。痁疾頓瘳。乃詔畫工吳道子曰。試與朕如夢圖之。道子奉旨。恍若有睹。立筆圖就進呈。上視久之。撫几曰。是卿與朕同夢爾。賜以百金。

畫鍾馗

野人閑話。昔吳道子所畫一鍾馗。衣藍衫。鞾一足。眇一目。腰一笏。巾裹而蓬髻垂髮。左手捉一鬼。以右手第二指挽鬼眼睛。筆迹遒勁。實有唐之神妙。收得者將獻僞蜀主。甚愛之。常懸於內寢。一日。召黃筌令看之。一見。稱其絕妙。謝恩訖。祕謂曰。此鍾馗若拇指捺鬼眼睛。則更較有力。試爲我改之。筌請歸私第。數日看之不足。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捺鬼眼睛。并吳本併進納訖。祕問曰。比令卿改之。何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所以不敢輒改。筌今所畫雖不及古人。而一身之力氣思。併在拇指。祕甚悅。賞筌之能。遂以綵緞銀器。旌其別識。

賜鍾馗

歲時雜記。舊傳唐明皇不豫。夢鬼物。其名曰鍾馗。既寤。遂安令家家圖畫其形象於門壁。禁中每歲前賜二府各一幀。又或作鍾馗小妹之形。皆爲捕魑魅之狀。或役使鬼物。又云。鍾馗門神桃符桃板諸物。皆候

家祭畢設之。恐驚祖先也。

原鍾馗

筆談。今人歲首設鍾馗辟邪。不知起自何代。皇祐中。金陵發一塚得碑。乃宋宗慤母鄭夫人墓志。載有妹名鍾馗。乃知鍾馗之設遠矣。

辨鍾馗

遯齋閑覽。北史堯暄本名鍾葵。字辟邪。生於魏道武時。人有于勁者。亦字鍾馗。以世數考之。暄又居前。則知不特起於宋也。然馗與葵二字不同。必傳寫之有誤也。

寫桃符

古今詩話。僞蜀每歲除日。諸宮門各給桃符。書元亨利貞四字。時昶子善書札。取本宮策勳府桃符書云。天垂餘慶。地接長春。乾德中伐蜀。明年蜀降。二月。以兵部侍郎呂餘慶知軍府事。以策勳府爲治所。太祖聖節號長春。此天垂地接之兆。又楊文公談苑云。辛寅遜仕僞蜀孟昶爲學士。王師將攻伐之前歲。昶令學士作兩句寫桃符。寅遜題曰。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明年蜀亡。呂餘慶以參知政事知益州。長春乃太祖誕聖節名也。

戲藏鈎

荆楚歲時記。歲前又爲藏鈎之戲。辛氏三秦記曰。始於鈎弋夫人。按鈎弋夫人姓趙。爲漢武帝婕妤。生昭

帝。漢武故事云。上巡狩河間。見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云。下有貴子。上求之。見一女子在空室中。姿色殊絕。兩手皆拳。數百人擘之莫舒。上自披卽舒。號拳夫人。卽鈎弋也。後人見其手拳而有國色。故因之而爲藏鈎之戲。李商隱詩云。楚妃交薦枕。漢后共藏鬮。周美成除夜立春云。裁幡小廢藏鈎戲。生菜仍口宿歲口。

爲藏彄

風土記。臘日以後。叟嫗各隨其儕爲藏彄。分爲二曹。以較勝負。司馬溫公詩云。藏鬮新度臘。習舞競裁衣。又竊彄詩云。不知藏在何人手。卻向尊前鬬弄拳。鬮彄鈎並居侯切。三字皆有理。原其所本。則鈎字爲勝。

設火山

紀聞。唐貞觀初。天下乂安。百姓富贍。時屬除夜。太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盛奏歌樂。乃延蕭后觀之。樂闋。帝謂蕭后曰。朕施設孰愈隋主。蕭后笑而答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年。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每二除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盡沉香木根也。每夜山皆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傍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過二百石。歐陽公詩云。隋宮守夜沉香火。楚俗驅神爆竹聲。又李易安元旦詞云。瑞腦煙殘。沉香火冷。

懸寶珠

續世說云。隋主每二除夜。殿內房中。不燃膏火。中懸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盡明月寶夜光珠也。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也。干寶搜神記云。隋侯嘗見大蛇被傷而救之。後含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照一堂。隋侯珠一名明月珠。杜甫詩云。自得隋珠覺夜明。

燎爆竹

李畋該聞集。爆竹辟妖。隣人有仲叟。家爲山魈所祟。擲瓦石。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以佛經報謝。而妖祟彌盛。畋謂叟曰。公且夜於庭落中若除夕爆竹數十竿。叟然其言。爆竹至曉。寂然安帖。遂止。

照水燈

金門歲節。洛陽人家。除夜則以銅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

添商陸

提要錄。裴度除夜嘆老。殆曉不寐。戶中商陸火凡數添也。

作蕢燭

歲時雜記。除夕作蕢燭。以麻粗濃油如庭燎。守倅監司廳皆公庫供之。冬除夜亦然。

燒骨骾

歲華紀麗。除夜燒骨骾。爲熙庭助陽氣。又四時纂要云。除夜積柴于庭。燎火辟災。

燃皂角

歲時雜記。除夜空房中集衆燃皂角。令烟不出。眼淚出爲限。亦辟疫氣。

焚廢藥

歲時雜記。除日。集家中不用之藥。焚之中庭。以辟瘟疫之氣。

埋大石

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埋一大石爲鎮宅。又鴻寶畢萬術云。埋圓石於宅四隅。搥桃核七枚。則鬼無能殃也。

賣白餳

歲時雜記。膠牙餳形製不一。其甚華者。云膠之使齒牢。東京潘樓下從歲前賣此等物。至除夜殆不通車馬。

投豆麥

龍魚河圖。歲暮夕五更。取二七豆麥子。家人髮少許。同著井中。呪勑井。使其家竟年不遭傷寒。辟五方疫鬼。一云。用麻子小豆各二七粒。

臥井傍

養生論。歲暮令人持椒臥于井傍。候夜靜。內椒井中。以壓邪氣也。

爲面具

歲時雜記。除日作面具。或作鬼神。或作兒女形。或施于門楣。驅儺者以蔽其面。或小兒以爲戲。

動鼓樂

歲時雜記。冬至歲旦前一夜。大作鼓樂于宿倅廳。自初夜至五鼓。其聲不絕。

宜嫁娶

瑣碎錄。北方人嫁娶。只歲除日牛羊入圈時入宅。

祭詩章

金門歲節。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食。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添聰明

瑣碎錄。北人年夜五更。以葱擊小兒頭。謂之添聰明。

作鍛磨

僧圓逸記。都下寺院。每用歲除鍛磨。是日作鍛磨齋。

修齋戒

四時纂要。十二月晦日前兩日。通晦三日。齋戒燒香靜念。仙家重之。

宜整攝

歲時雜記。僧家以臘月三十日。譬臨終。一念不可不整攝也。

示大衆

松菴語錄。長沙北禪賢和尙歲除示衆云。今夜無可供養大衆。待烹箇露地白牛。與諸人分歲。舉猶未了。有僧出云。今官中追呼和尙。不合私剎耕牛。兼索牛角。賢將下頭袖。僧拾取歸衆。松菴云。此禪可謂孝順翻成骨董。含飯還覺面腫。一物未到口邊。先被傍人啣儂。

參吉辰

歲時雜記。世俗以歲除爲亂歲。百無所忌。冠婚沐浴。皆用此日。然於陰陽家都無所出。須參取吉辰用之。

忌短日

陰陽書。癸亥日爲日短。晦日爲月短。除日爲年短。最不宜用事。謂之三短日。

浴殘年

歲時雜記。在京寺觀。以除日多煙湯饌食。以召賓客。謂之浴殘年。

計有餘

歲時雜記。凡治己治人。至除日。當自觀察。以計歲之有餘。

餽晚歲

東坡文。歲晚相與餽問。爲餽歲酒食。相呼爲別歲。至除夜達旦不寐。爲守歲。蜀之風俗如是。子瞻作記歲暮鄉俗三首。其一餽歲。其二別歲。其三守歲。子由亦次韻焉。

祝長命

歲時雜記。癡兒騃女。多達旦不寐。俗語云。守冬爺長命。守歲娘長命。

守歲夜

皇朝東京夢華錄。除夜。禁中爆竹山呼聲聞於外。士庶之家。圍爐團坐。達旦不寐。謂之守歲。又有宵夜果子。古詞云。獸炭共圍。通宵不寐。守盡殘更待春至。

迎新年

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餚蔌。謂宿歲之儲。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則弃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唐太宗守歲詩云。暮景斜芳殿。年華綺麗宮。寒辭去冬雪。暖帶入春風。階馥舒梅素。盤花卷燭紅。共懽新故歲。迎送一宵中。又除日太原召侍臣賜宴守歲詩云。四時運灰琯。一夕變冬春。送寒餘雪盡。迎歲早梅新。

歲時廣記末卷

總載

寅午戌月

坦庵拜命歷。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稽諸故實。皆無所據。愚常論之。正、五、九月斗建寅、午、戌。屬火。臣爲商。商爲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本朝以火德王天下。火生在寅。旺在午。墓在戌。應公家事並作商音。商屬金。敗于午、衰于戌。絕于寅。以絕敗衰耗之金。豈敢犯生旺墓金之火。又況君臣自有定分。故不用也。彈冠必用亦以此三月爲兀月。壇經云。正月上旬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旨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九月下旬。火力已減。故不曰凶。或得吉日時辰。此不足執。惟金曹避之尤緊。

正五九月

容齋隨筆。釋氏一說。正、五、九月。天帝釋以大寶鏡輪照四天下。寅、午、戌月正臨南贍部洲。故奉佛者皆茹素以徼福。官司謂之斷月。故受驛券有所謂羊肉者則不支。俗謂之惡月。士大夫赴官者輒避之。或謂唐日藩鎭蒞事。必大享軍。屠殺羊豕至多。故不欲以其月上事。今之他官不當爾。然此說亦無所經見。予讀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北齊書云。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日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於其位乎。乃知此忌相承。由來久矣。竟不能曉其義。及出何經典也。

避三長月

藝苑雌黃．唐武德二年正月．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死刑．禁屠殺．予嘗考之．此蓋本於浮屠氏之教．所謂年三長齋是也．釋氏智論云．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州．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贍部洲．故以此月省刑修善．斷獄律．諸立春以後．秋分以前．決死刑者．徒一年．其所犯雖不待時．若於斷屠月及禁殺日而決者．各杖六十．疏議云．斷屠月謂正月、五月、九月．蓋唐時始以此著之令式．正五九月斷屠．卽有閏月．各同正月．亦不得奏決死刑．今人泥此名三長月．如之官赴任之類．一切皆避．是月．未知此何理也．

用前半月

瑣碎錄．京師貴家用事．多在上旬．門戶吉慶．和合興旺．逐月初五日月生魄．幹事隨天地之氣．請賓客和合．多在月半之前．若月望後．氣候漸弱．全不中用．朝廷拜相．亦用上旬．

五不祥日

遯齋閑覽．每月初四日、初七日、十六日、十九日．爲四不祥日．林復之言．上官用此日．鮮有善罷．指屈凡八九人如此．又方君云．初四日辰雖佳．亦不可上官．若更值丁日．尤不佳．有親必憂去．又法有增二十八日．謂五不祥．大忌上官．其日雖不犯兀．縱得吉辰．亦不宜用．歐陽參政記事云．犯此日者．多不終任．應上官嫁娶必參差．沈存中筆談云．常歷數親知犯此日．皆不得善脫．

十惡大敗

提要錄.日之十惡大敗.自古名之舊矣.今佛書大藏元黃經中所謂十惡大敗.始與常之所謂不同.迺以甲己年三月戊戌日.七月己亥日.十月丙申日.十一月丁酉日.乙庚年四月壬申日.九月乙未日.丙辛年三月辛未日.九月庚辰日.十月甲辰日.戊癸年六月己丑日.除丁壬年中無日外.前之八年內.遇此十日者.乃十惡大敗日.用之百事不宜.切須避忌.

諸家兀日

遯齋閑覽.仕宦多忌兀日不赴官.人多不曉其義.或云兀日.然兀日數家之說不同.最爲無據.彈冠必用所載.有年兀、月兀、日兀、時兀、大兀、小兀、上兀、下兀.又有大小月兀法.逐月上下兀法.六輪兀別法.傳神經兀法.百忌歷兀法.通仙六局兀法.演星禽兀法.並詳見上官拜命玉歷.然今之士夫信用.與萬年□□歷所載.乃六輪經上下兀日法.其上起正月.陰年巽上起正月.並順行.月上便起初一.若逢閏月.則於本月上起初一.只數六位.震兌二宮不數.遇巽爲上兀.遇坤爲下兀.蓋兀者兀隉不安也.兀者謂兀解離散也.

正誤時日

三歷撮要.十惡日.甲辰乙巳與壬申.丙申丁酉及庚辰.戊戌己亥加辛巳.己丑都來十位神.然則甲寅旬無十惡日.蓋丁亥誤作丁酉.癸巳誤作己亥也.又貴人時日.甲戊庚牛羊.乙己鼠猴鄉.丙丁猪雞位.壬癸蛇兔藏.六辛逢馬虎.此是貴人鄉.何甲戊庚三位皆牛羊.而辛獨逢馬虎.亦世傳訛耳.或以爲甲戊見牛

羊。而辛獨逢馬。識者鑒諸。

甲子占雨

朝野僉載。春雨甲子。赤地千里。夏雨甲子。乘船入市。秋雨甲子。禾頭生耳。冬雨甲子。飛雪萬里。一云。雙日甲子。□□少應。唐俚語云。禾頭生耳。蓋禾粟無生耳者。禾頭□□□□是也。杜甫詩云。禾頭生耳黍穗星

甲申占雨

占書。凡甲申雨。五穀貴。大雨大貴。小雨小貴。若溝瀆漲滿。急聚五穀。甲申至己丑風雨。糴貴。主六十日。

庚寅占雨

占書。凡庚寅至癸巳風雨。皆主糴折。以入地五寸爲候。五月爲麥。六月爲黍。七月爲粟。八月爲菽麥。九月爲穀。皆以此則之。假令五月雨庚寅。卽麥折錢。他月倣此。

甲寅占雨

占書。春三月雨甲寅乙卯。夏穀貴一倍。夏雨丙寅丁卯。秋穀貴一倍。秋雨庚寅辛卯。冬穀貴一倍。冬雨壬寅癸卯。春穀貴一倍。

沐浴避忌

西山記。沐旬浴五。夫五則五氣流傳。浴之榮衞通暢。旬則數滿復還。眞氣在腦。沐之則耳目聰明。若頻浴者。血凝而氣散。雖肌體光澤。久而損氣。能成癱瘓之疾者。氣不勝血。神不勝形也。若頻沐者。氣壅于腦。滯

于中。令人體重形疲。久而經絡不能通暢。老君實錄云。誦加句天蓋經。呪水沐浴。百病皆愈。

房室避忌

修眞祕訣。四時八節弦望晦朔本命之日。魁罡值日。六甲日。六丁日。甲子日。庚申日。子卯日。爲天地交會之辰。特忌會合。違者減年奪算。又庚申論云。五月五日、六日、七日、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廿五日、廿六日、廿七日。爲九毒日。切宜齋戒。尤忌色慾。犯之減壽。一云。是日宜別寢。犯之三年致卒。

早暮謹戒

黃帝雜忌。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大醉。一歲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無燃燭行房。又仙經云。一日之忌。暮無飽食。一月之忌。暮無遠行。終身之忌。暮常護氣。又道林曰。晦日不歌。朔日不哭。

韉鞁應時

馬癡記。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韉。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鞁。八月中秋則玉滿璁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鞁。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藥玉鞁。每節日則餵馬以明砂豆薔薇草。

北人打圍

使遼錄。北人打圍。一歲間各有所處。正月釣魚海上。於水底釣大魚。二月三月放鶻。號海東青。打雁。四月五月打麋鹿。六月七月於涼處坐夏。八月九月打虎豹之類。自此直至歲終。如南人趁時耕種也。

龜茲戲樂

酉陽雜俎．龜茲元日鬬羊馬驅爲戲七日．觀勝負．以占一年羊馬減耗繁息也婆邏遮並服狗頭猴面男女無晝夜歌舞．八月十五日．行像及透索爲戲焉．二月八日．婆摩遮三日野祀．四月十五日遊林．五月五日彌勒下生．七月七日祀先祖．九月九日牀撒．十月十日王爲厭法．王出首領家．首領騎王馬．一日一夜．處分王事．十月十四日．每日作樂至歲窮．拔汗那十二月十九日．王及首領．分爲兩朋．各出一人着甲．衆人執瓦石棒杖．東西互擊．甲人先死卽止．以占當年豐儉．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歲時廣記

三冊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陳元靚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嚴朱

（本書校對者 賈範九 徐壽齡）